

075872

馬

元臺

張隱

廩

合

註

素

問

靈

樞

卒如字盡也易去聲

馬此言刺虛刺寔以虛與寔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寔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寔者必待其虛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寔然後去針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

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淺深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眾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寔而出鍼入矣吁觀伯之所言其丁當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者誰與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馬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

張服事也法方也

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張謂合天

日之寒溫月之盈虛星辰之行度

帝曰願卒聞之

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張月者

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

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

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張淖和也泣與瀦同言天溫日

潤而易瀉衛氣浮而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盛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

月郭滿則血氣寔肌肉堅

故入血凝泣而衛氣沉凝則難行沉則不應矣

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

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

張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

陰精血屬水故其虛

是以天寒無刺

張血泣而

天溫無凝

張天氣溫和則血氣

寔浮沉亦應于月

是謂得時而調之

張謂得天時而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

無補

張惡重也

月郭空無治

張正氣虛而邪

是謂得時而調之

張謂得天時而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

位正立而待之

張因天氣之和月之盛滿候日遷移定

故曰月生而為是謂藏虛

張藏陰也內也謂虛其

泣音溢空
平聲重平
聲別去聲

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滿則血氣充溢于形身之外。若

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

註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

之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正之節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日八正。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

盛矣。而吾人之血滯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針之時。所以天寒無凝也。凝者不使

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滯。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

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生而瀉是謂

藏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寔肌肉堅所以月滿

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充寔也。靈樞歲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

血既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都。烟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

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

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

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瀉

法宜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針也。後之妄
行鍼法者。禍人多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

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八正者。所以候

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寔之應也。八正者。所以候

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張為寔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

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月建在子。風

之交。風從東南來。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春冬之交。風從東方來。秋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

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

子。風從南方來。大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

節之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張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夏氣在孫絡。長

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然以身之虛。而逢天之
犯也。而邪勿能為害也。○朱永年曰。日避者。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

虛。兩虛相感。而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兩

九候而救之。始切。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天忌者。謂太一徙居中宮之日。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

能傷害其性命。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天忌者。謂太一徙居中宮之日。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

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

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

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復居

叶蟄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

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

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日者

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

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

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

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

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
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
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
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瘧。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避忌。
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
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左脇應秋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
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
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巳。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按靈樞官能篇云。用鍼
得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于邪。是
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昂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陽主晝。

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生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為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始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忘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

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驗於來今者先知之所起不可以為工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蓋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

之曰人是以本卷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日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滯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

冥者言形氣虛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

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言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浮

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知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是故工之所以異

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

之無味髣髴乎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意法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見之是上工粗工之所以有異也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窮冥通

于無窮。粗工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論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為鍼經之名。故王冰釋素問。宋成無己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皆然。伯言欲法往

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冥冥。如神運髣髴。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論**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鄉所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

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論**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寔風。又非虛

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論**此言虛邪之

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灑淅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為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逢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如人之

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

敗之也。**論**已成者。入傷營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九候之氣。已為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

正氣已敗。**論**靈樞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

不亦晚乎。**論**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

篇同。**論**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論**此言正邪之

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即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永年曰。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

診則亦莫註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

見其形矣註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註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預為之治也

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

馬註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為

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註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

助其氣也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註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

氣之隆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註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故

員與方非鍼也註方員之道非用鍼之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

不謹養註五藏之神氣也肥瘦則知用針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註內納同中去聲按

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逆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

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

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註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瀉之時以氣方盛

語中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方離合真邪論云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

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正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員圓者正以物

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員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

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

為故如待所竟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問其門令神氣存大

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員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

九鍼論藏
府之陰陽
此以人合
天地

有是神。醫工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

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

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所謂形者。觀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邪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滿漸動形。正

故曰按之。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

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母聞人聲。以收其精也。

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三部九

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

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于來今者。知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于心而再問矣。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

故按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于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也。

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不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

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效。若風吹雲

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存莫知之妙。故曰神

論涉于形迹。特魚兔之筌蹄也。烏足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三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馬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
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

張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
備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

其意會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膺余知之矣
張常事鍼經之大
畧若此而余已

之知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寔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張言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寔未詳言邪氣之入經○朱永年曰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
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離有合故以此名篇

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
張經度云者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
度數經水謂洛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

漢水以合人之十二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為陽海以北
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

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部九候焉○徐公遐曰身形之應天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
陰陽也身丰以上為天身丰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

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
張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

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
天氣隴隆同通起貌

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
張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

之動于脈也言虛風之邪因入客于經亦如經水之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
波涌而隴起循循次序貌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隴起而次序循行無有常處

小大則邪至小則平
張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
隴起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

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
張此即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次序循行無有常
處或在寸或在尺或在寸口或在尺口

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度數也
與陽而不可為度數蓋言以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過其路

張

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矣早過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

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

方吸而內鍼無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張鍼解篇曰刺寔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張邪之法以息

鍼以得氣為故張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其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張出呼則氣

故命曰瀉徐公選曰風乃血氣之首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張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瀉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

於清水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沙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龜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

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漂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

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

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熱寒則

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脈中始循循然

似有次序之意不必作輪軸然其應于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

經或在陰經不可為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惟瀉法

耳故凡瀉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瀉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或

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

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真氣既得為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其鍼呼盡乃去其

乃內鍼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瀉張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邪之氣也調經論曰瀉寔者氣盛

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天氣乃屈張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

而氣至乃去張之勿復鍼張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張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

切而散之

張次以指切捺其穴。推而按之。**張**再以指推按其肌膚。彈而怒之。**張**以指彈其穴。欲其意有所注。則氣抓

張而下之。**張**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通而取之。**張**下鍼之後。必令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張**門者。氣至之

門者。徐往徐來也。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張**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

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焉。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張**靜以久留。以俟氣至。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張**徐

公。遇曰。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張**靜以久留。以俟氣至。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張**徐

以。已同。適調。適護。愛護也。寶命全形。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

論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

曰補。**張**候吸引鍼。則氣充于內。推闔其門。則氣固于外。神

馬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

指切拏按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其指推其穴。即排感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

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脈氣充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

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於門。門者。穴門也。

即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

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為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

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令

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針。正氣不得與針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

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未為留止。故命曰補。調經論云。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針勿置。以定其意。候呼

帝曰。候氣奈何。**張**謂候邪氣之至。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

來時去。故不常在。**張**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温欲相得者。真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

真氣盛熱。則化而為熱。邪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張**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即

正氣所化。故曰。寒温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張**按而止之。以鍼取之。早過其路。

無逢其衝而瀉之

張逢迎也衝者邪盛而隆起之時也兵法曰無迎逢造之氣無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

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

張真氣者營衛血氣也邪盛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

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

張此言發針之不可大遲也太氣風邪之氣也候邪

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蓄而不能去

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再為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迫

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瀉矣

張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

可下

張毫厘則反傷其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蓄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

謂也

張此甚言其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又無使其帝曰補瀉奈何

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

張夫邪氣盛則精氣奪將先固正氣

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温血也

張此言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詳悉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寒則血凝澁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淳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脈如涌波之起行于脈中循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瀉之早過其路則大邪之氣無能為矣若不早過其路而至于邪氣甚盛切無達其衝而瀉之至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散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瀉之則真氣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針者之所當知也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己也故曰按靈樞小針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瀉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而靈樞則兼補瀉言故其詞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瀉真氣當補則瀉者不可以為瀉故又以此補瀉奈何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則瀉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針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或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矣必以真邪俱在補瀉難施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為之奈何

之中真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真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

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

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

所在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藏氣受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

候天人以候人

地為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張兆璜曰 因上二篇 論刺三部 九候之法 天每篇中 俱提出三 部九候四 字後卷刺 要不解六 篇復論刺 法之要學 者當分而 論之合而 參之 以已同著 著同予與 同 通評者謂 榮衛血氣 藏府肌形 及有病之 所生皆變

是以上部有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調之中府。以定三部。張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

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

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過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

陽明之胃氣。詳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張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

三部九候論。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

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

曰。大過。平氣之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是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

人正氣。以從為逆。營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張此

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真氣。與人夭殃。蓋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

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

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張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邪之新客來也。未

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張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

張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過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宜早過其路之為宜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張評。論也。內論有病。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張此亦承上章。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張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

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

張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見于脈氣

此言脈氣本于內而發原于下

重平聲

診尺之法靈樞邪氣篇經脈篇論疾診尺篇本經移刺篇張兆璜曰此篇論邪實者先從外而內正虛者亦先外而內如木死者先葉落而後

帝曰虛者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伯言虛者皆從物

金五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裡在外之血氣骨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月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寔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寔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寔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

當其勝剋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寔也張餘藏皆如此張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

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剋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張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剋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剋之時則死如夏時

帝問虛寔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寔也張帝曰何謂重寔岐伯曰所謂重寔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寔張大熱者邪氣成也氣為陽血脈為

論血氣之陰陽虛寔也徐公遐曰重寔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寔何如下文曰夫虛寔者

張此言病有重寔之義也大熱為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寔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脈甚滿是寔而又寔謂之重寔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張然經絡之陰陽虛寔也夫膚腠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張邪成于經則寸口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

從滑則逆也張滑主氣血皆盛故為從滑主血氣皆衰故為逆夫虛寔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月滑

利可以長久也張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皮肉筋骨五藏

入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

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行不

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遐曰邪氣寔則正氣虛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張者邪氣盛此邪去絡

故曰夫虛寔者朱聖公曰此復結首章之義

根枯故用
脈尺之法
先從外而
內也

此言色脈
與尺之相
應也如鼓
應桴此章
論虛是之
道者從物
類始故以
脈尺之法
候之脈尺
之法先膚
表而絡絡
而經故以
尺膚候絡
氣以尺脈
候絡脈而
以寸候經
謂氣之先
從下而上
從外而內
也

寔者邪氣
寔虛者正
氣虛重虛

而入于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此論經絡之氣虛寔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

經脈內連藏府為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或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寔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秋冬為逆春

夏為從治主病者夫邪氣之從外而內猶藉正氣之從內而外以扞禦使邪仍從膚表而出秋冬之氣

此論外因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此論內因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尺脈熱滿故主

之虛寔也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此論內因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尺脈熱滿故主

故主此春夏死秋冬生也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推外弛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帝曰治此者

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利陽經滿絡虛利陰灸陽絡為陽經為陰利者瀉其本寔堅帝曰治此者

此節即經絡俱寔絡虛經寔經虛絡寔者而擬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

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盛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

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為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為陰寸部為陽尺部為陰急脈為陽

緩脈為陰滑脈為陽濇脈為陰脈熱為陽脈寒為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寔也尺脈緩而見陰是絡

亦寔也所謂經絡俱寔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濇則為順而生帶濇則為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

寔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脈為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藏

滯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于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

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惟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

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為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

帝曰何謂重虛

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寔即可類神氣

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

血者

也榮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蓋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而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

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寔下虛也

是皆在正氣矣故曰脈虛者不象陰也言重虛之脈不象少陰之兼有水寒之是

針經曰用針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榮衛各走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手起完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張兆璜曰此節論榮衛宗氣之生于陽明言氣虛之脈不象陰虛之在精

此上下皆虛。帝曰何以治之。張謂何以補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悵然。張明所生之

故謂之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張謂何以補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悵然。張明所生之

榮衛宗氣也。經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惟然惟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悵然蓋氣從太陰出注于陽明上行注于足陽明下行注于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陽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治矣。此論後天之生氣也。徐公遐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胸中之氣註合參。

脈虛者不象陰也。張氣為陽血脈為陰陽明之生氣為陽少陰之精氣為陰蓋言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尺之脈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脈而反以脈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寔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脈由經脈而出于膚表以尺膚之緩急滑濇而候藏府血氣之虛寔而不待以寸脈也上節以絡脈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脈氣之虛寔故以寸尺之脈診也論疾診尺篇曰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脈皆可以候氣候血也診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張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而論惟會心者明之。按甲乙經作脈虛脈之下缺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三者並虛為當故矣故主生濇主少。下文以氣虛尺虛脈虛為答詳上文重寔以氣熱脈滿為重寔此節脈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似未嘗還以甲乙經為的。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脈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脈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步悵然。脈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脈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

少陰之精血虛衰則寒氣上逆經曰賢氣故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故脈滿實而滑○言少陰之陰氣上與陽明相合也上節論無形之水氣溢于脈中故脈滿而寔下節論有形之水邪溢于脈外故形盡滿水氣溢者少精血故宜脈滑水氣溢者生氣衰故宜手足溢中節論下焦之生氣外脫

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真氣後又復論其水氣也

註此言氣寒而脈寔者亦以滑為生而濇為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脈滿已謂重寔必滑則從濇則逆今寒而寔必其脈滑而為順則生脈濇而為逆則死也

帝曰脈寔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註腎主生氣之原膀胱為太陽之府脈寔滿者少陰之寒氣充于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于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于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成土生氣若盛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盡虛于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也○徐公遐曰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王芳侯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榮衛行于脈中若真陰之氣直溢于脈則反虛其

矣根

註此即脈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脈寔滿者是陽脈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脈盛頭熱者不能支于夏手足寒者不能支于冬故死

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註脈浮而濇陰越于外而虛于內也濇而身熱陽脫于內而弛于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為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

註此言證與脈反者死也脈浮而濇乃肺脈之應于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為錯簡也與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

是以有有形之水乘之而為腫脹也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

升故尺濇而不應也靈樞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

而上下者生逆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少陰之生
氣虛衰則
水反上溢
經云藏寒
生滿病謂
少陰之生

陽不升也
故得氣從
而手足溫
者生

首言邪氣
或則精氣
奪此則精
氣虛而水
寒盛

生陽之氣
由腎而胃
由胃而達
于四肢故
論腎則多
一轉語論
胃止曰手

足溫
上節論下
焦之根氣
此論上焦
之生氣皆
由中焦之
所生
上節論脈
氣虛脫于

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于下焦。如寒水之邪。則真陰之氣虛。脈字下當有口字。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氣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

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
張：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

時交腎氣不能上資于心，則心懸如病飢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

死。張：伯答乳子之生陽，藉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于胃，故陽受氣于四支。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

猶藉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于胸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是四支之原俞。又受資于胃府所出之榮衛宗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朱永年曰：當知

少陰陽明之氣皆主手足。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寬大也。緩則生，

急則死。張：此復論後天所生之宗氣，而亦不可傷也。宗氣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宗，始故曰宗氣。肩息

之所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徐公遐曰：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然

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于乳子也。故

復設此問焉。張：此言乳子脈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

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寔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

帝曰：腸澼，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張：上節言氣之虛寔，此復論其血。馬：腸澼者，邪僻積于腸

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使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

外此論脈 氣虛泄于 內虛脫于 外者先陽 明而少陰 虛泄于內 者先少陰 而陽明故 未結日以 藏期之 便血在絡 內而主血 下白沫在 腸外而主 氣 便血泄 于內也下 白沫氣利 于下也血 泄者不宜 氣弛而身 熱氣利者 不宜血溢 而脈浮否 則陰陽離 反矣 腸澼下膿 血陽澼之 屬俱下便 血下白沫 而上此節

搏并合而下者也夫便血陰泄于內也發熱陽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
○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恐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畜
于腸外則為五積矣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
便劑則為下積矣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為死證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澼者曰死
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也

此復申明血氣之主原又重資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以藏
期之 瀆者陽明之生氣已脫故死辨脈篇曰跌陽脈浮而澀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以藏
期之 絕胃氣已絕則真藏之脈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
期之 絕胃氣已絕則真藏之脈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
期之 絕胃氣已絕則真藏之脈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
有所澼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為總名而下三者為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
澼為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陰陽明太篇亦云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凡有等俗名
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為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為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皆
是血為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
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
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經謂之瘵泄難經謂之大瘵泄後世曰
痢然脈以懸絕為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脈
不懸絕則脈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脈必滑大則生若懸澼則死其死者是以藏期之所謂肝見
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脈訣云下痢微小却為生脈
大浮洪無瘵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
小而死其懸澼之謂邪當以經言為的也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
此論五藏之外合為病而有虛是也靈樞
經曰肺脈急甚為癰疾腎脈急甚為骨癰
疾骨癰疾者顛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惋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癰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
下泄不治脈顛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
筋為病于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
盛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下故死

帝曰癰疾之脈虛是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是則死
陰經曰重

帝曰癰疾之脈虛是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是則死
陰經曰重

帝曰癰疾之脈虛是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是則死
陰經曰重

帝曰癰疾之脈虛是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是則死
陰經曰重

論血氣不
虛脫于外
而純于內

痺五藏之
液虛于內
巔乃陰寒
于外故虛
則治痺乃
精虛于內
故寒可治

此承上啟
下之謂蓋
言冬時少
可石者邪
氣藏于內
而熱邪毒

蓋巔乃血寔之證故治巔疾者瀉出于血置于瓠壺之中是以脈堅寔者死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寔此言血脈之虛寔蓋巔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寔也

馬此言癩疾之脈得陽脈虛脈而生也癩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脈所以病久自己若脈餘乃死候也脈訣云恍惚之病定癩狂其脈寔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癩有法又以靈樞癩狂篇攷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痺虛寔何如岐伯曰脈寔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馬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寔也消痺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為熱熱則消痺也脈寔大者精血尚盛故為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為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寔此論五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痺○朱永年曰癩痺之病皆曰久者蓋癩因久寔痺因久虛之所致也

馬此言消痺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痺者熱證也故脈寔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于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痺成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痺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馬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飲

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然皆有淺經俞次之度數帝問何以知其度而刺之乎
馬有骨度脈度篇名而又有經筋篇名至于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為問而下文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馬伯言五藏之氣合于

淺深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胃合于三焦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府六府外合于原俞秋氣降收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二字當作歧伯曰

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
馬此論癰疽之虛寔也言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並寔皮癰者擁也疽者阻也謂熱毒外壅內也宜即刺之不得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回轉也

蓋于外者
又急當從
證而不從
時矣
痛音賄

綆鞭同

張兆璜曰
皮肉筋骨
皆傷汗不
暴癱皮傷
故汗不盡
所傷故胞
氣不足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
之用鍼石也彼癱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針石以寫之則內
爛筋骨藏府豈得不用針石哉特謂他病冬時不用針石耳

癱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痛與纓脈各二

此言癱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癱不知所

氣流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痛手
太陰之主氣也痛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如小瘡故曰痛
也蓋皮膚豁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纓脈結纓處兩旁
之動脈人迎穴間乃衛氣別走陽明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赤膚脹為五十七痛取皮膚之血者盡
取之**掖癱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此言癱毒之在**

少陽手心主也掖癱者謂在兩旁之腋間足厥陰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癱陰陽
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瀉之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
手心主之脈以瀉之心主火而主血脈也本輪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
朝百脈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
骨之大會曰合絡脈**暴癱筋綆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此言癱毒之在筋骨間者宜**

更深為毒凶暴筋綆者筋為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于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然痛于
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癱
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因喜怒不測五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府
所生之榮衛血氣皆為邪毒感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此承上文而言治癱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癱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
等穴也刺瘡曰痛三痛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脈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戶
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結纓之所故曰纓脈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脈下生癱其體大如
富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痛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一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針三分禁灸▲若
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痛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一三寸乳後一寸
二分灸三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灸▲絡穴列缺▲去腕側上一
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痛當是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胛下兩骨解間

肩髃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脈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肥。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具靈樞癰疽篇八十一。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論中焦之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寔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為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寫其胃焉。入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馬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手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圓利針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疇。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以腎為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
霍亂者。胃為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明俞旁三。三者先淺刺。泡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及深入于分肉之間。以致穀氣邪氣出。而穀氣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瀉。故曰圓利。此法用補。故不云鍼。徐公遐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而至分肉。是五則至骨矣。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疇。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寸。各三寸。共六寸。針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疇。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癰驚脈五。
此論刺五行之寔證也。癰驚者。癰瘕筋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疾。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遐曰。病涉五行。故有作猪犬牛羊之鳴者。

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寫水寔也。鍼手少陰。寫大寔也。鍼足陽明。寫土寔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寫木寔。蓋藏之寔。故手曰針。手太陰末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鍼寫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陰。寫金寔也。此刺五脈。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疇。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寸。各三寸。共六寸。針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疇。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此論刺五行之寔證也。癰驚者。癰瘕筋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疾。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遐曰。病涉五行。故有作猪犬牛羊之鳴者。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寫水寔也。鍼手少陰。寫大寔也。鍼足陽明。寫土寔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寫木寔。蓋藏之寔。故手曰針。手太陰末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鍼寫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陰。寫金寔也。此刺五脈。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疇。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寸。各三寸。共六寸。針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疇。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此論刺五行之寔證也。癰驚者。癰瘕筋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疾。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遐曰。病涉五行。故有作猪犬牛羊之鳴者。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寫水寔也。鍼手少陰。寫大寔也。鍼足陽明。寫土寔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寫木寔。蓋藏之寔。故手曰針。手太陰末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鍼寫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陰。寫金寔也。此刺五脈。

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瀉府之絡。○朱水平曰心肺居上為陽故從藏肝腎脾居下為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瀉出。○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為手乎為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為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為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

口此言刺痲驚之法也言刺痲驚之脈有五其一鍼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痛當是經穴陽谷也。按鍼灸聚英

主痲疾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針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聚英主風虛驚恐悲怒癲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痛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亦即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刺之者三痛而已。

凡治消痺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

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此**此言百病之始生

從高粱以釋明濁氣之在中知濁氣在中則知邪氣在上清氣在下矣

傷痛氣者之合肌合脾為黃疽血骨脈病為癩疾喜怒憂為厥狂帝言由形藏而及于神藏由

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衝氣相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為消痺癲仆諸證然皆有裏有虛更貴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藏府經俞三部九候而治以補瀉也。凡治消痺五藏之內虛也仆擊顛者之外實也偏枯邪氣之在上也痿厥清氣之在下也氣滿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肌膚盛重在貴人則為高粱之濁溜于腸胃以致氣滿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上下之氣閉塞也憂鬱也三焦不通五鬱之為病也暴厥而聾厥氣上逆上竅不通也偏塞閉結厥氣下逆下竅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為外竅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憂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天者此緣形弱氣衰牆基卑薄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者也。蹠足也跛行不正而偏廢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為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然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蹠跛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實然總不外乎內因于七情飲食外因于暑濕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着也。○徐公選曰蹠跛為風寒濕之病者乃

馬高膏同塞入聲下同着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蹠跛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

雞鳴而起章盜跖從庶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蹠曰蹠跛音波馬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此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高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痺為仆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

所藏而及于形體至如內之九藏外之九竅皆由腸胃之所宜生所謂五味入口藏于腸胃有所藏以五氣云

張兆璜曰與經脈別論更相照應

凡為隔塞為閉絕為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為暴時而厥為聾為前後一偏而塞為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肉消筋脈不利故有為瘦為留著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人為蹠為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癩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

所生也張此言藏府陰陽表裡上下交相輪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

生也夫五藏之氣其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為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

裏相應是以證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裡陰陽

血氣虛寒讀邪病之從外而內此節言正病之從內而外張兆璜曰伯曰虛寒皆從物類始帝言凡病皆

由內生君臣反覆咨論各有其道此篇論血氣之終始出入外內虛寒乃後學之紀綱學者宜細心體認

張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脈氣久

逆于上而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病為癩疾為厥為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

傳化物而不藏故寔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寔五藏本與六府相為表裏今飲

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為傳導

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胃為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脈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鳴為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張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裡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張按此篇乃總結三部九候十二經脈榮衛血

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通于四時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

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張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道寔陰道

膈為臍

此節用八
故字為陰
陽異位故
也

頭陽氣至尾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為腹滿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為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為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為十二經脈三部。帝曰：願聞其異狀也。

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受之在中，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故陰受之邪入五藏，各從其類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故陽受之邪入六府，各從其類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

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脹滿，太陰為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而為飧泄。久則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謂清陽寔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濁者為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

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

蓋藏府陰陽上下經脈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注陰，陽者注陽。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

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

更于聲

此言手足太陰陽明主上下陰陽之氣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宗衛氣血陽明之所主也筋骨肌肉乃五藏之外合也上篇言虛是皆從物類始此篇言虛者緣從內虛

於濕者下先受之

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下先受

此言脾胃雖為表裡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為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寔太陰為虛秋冬太陰為寔陽明為虛是更逆更從也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裡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

陽病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陰病身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者皆異名也下文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身也帝以異狀為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于天人身六陽

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為身熱為寢卧不時為虛故大凡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為臌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皆陰證也不惟是也喉嚨者

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志無言篇惟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

于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于足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于風者必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于

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寔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

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

胃為陽土脾屬陰土陽于

四支坤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

不用焉四支者五藏六府之經俞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

之氣者由脾藏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

經脈篇有手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自至于四支之各經必因其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如上文臌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

下篇言寔者緣從外寔也三篇各有其道學者各宜體認合而參之長掌同主也著者同

四為字俱去聲

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歷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六

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此言脾之所以長旺于四藏者得胃土之精也陰

于上下分配于四時

月除十八日一歲周矣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五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

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為依着唯土

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

脈貫胃屬脾絡嗑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伯言太陰之為胃行其津液者由經脈之相通也太陰者

其脈貫胃屬脾上膈絡嗑藏府之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陽明者表陽也

經絡相通故能為胃行其津液海亦為之行氣于三陽如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

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

故反覆以申明之朱衛公曰曰藏府

日四支蓋四支之榮俞藏府之經絡也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于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樞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

類論曰三陰為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脈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

論陽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盛而為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于藏府陰陽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是論曰癩疾曰厥狂曰癩驚蓋癩疾者三陰之實證也厥狂者三陽之熱狂也癩驚者陰陽五行之實邪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盛之狂焉朱永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

榮衛氣血生于陽明始于少陰通評虛實篇論陽明而兼論少陰此一篇專論陽明之虛實故曰陽明脈解篇

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驚者土也帝曰善其惡大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

惡木也帝曰善其惡大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

之間邪客之而易于為熱也太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脇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

之脈而陽明又多多血多氣是以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厥氣上逆于肺則喘逆于心則驚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

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則恐

則煩惋故惡人煩擾也

則煩惋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連謂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手

此言陽氣

惡去聲下俱同既為貫切

之從肌表而經經而藏

于心如熱邪厥逆于上于于心肺之經而為喘惋者生于于心肺之藏則死矣

張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厥逆至死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

也此復問其病甚而為狂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經言陰者主藏陽者主氣于五藏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寔寔則能登高矣蓋陽盛則升四旁俱盛故能升高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

走也陽明之氣主肌肉故熱盛于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

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胃絡上通于心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如熱盛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四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

熱陰陽有藏府虛寔故曰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未結脾胃之陰陽並交雌雄輪應而并論陽明之寔證焉

張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于此矣

張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此論熱病故篇曰熱論蓋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里凡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屬太陽

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七日來復死于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

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

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

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

陽為諸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張風府穴名在腦後髮際內一寸乃督脈陽維之會督脈者總

出於胸脇升于頭項主于膚表太陽之脈起于睛明會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張太陽之

氣為之也太陽標陽而本寒天之寒邪始病太陽之氣者同氣相感也得太陽標陽之化是以則為病熱

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本寒邪而反為熱病反以涼藥治之是病太陽之標熱

而不病本之陰寒是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故不免於死張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是陰

以熱雖甚不死也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故不免於死張傷寒之邪得陽氣以化熱歷傳入于三陰而亦為

熱病七日來復于太陽不作再經而其病自愈若兩感于寒者陰陽交進榮衛不通故不免于死

張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畧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

傷寒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為然也

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

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為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

經之所屬其脈自睛明而始上連于督脈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

故穴有一百二十六真為諸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足

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

甚亦有不至于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惟兩感于寒而

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張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而兼涉于皮膚張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

頭項痛腰脊強張太陽之氣主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頭項痛背為陽故腰脊強此言

七日來復于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有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為病變

幻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為病多有不同是以太

陽止言氣而不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

赤而鼻乾不得卧也張胃故有目疼鼻乾之形證胃不和故不得卧也楊君立問曰六經傷寒既病在

氣隨經而
在于脈外
病氣而及
于經也

乾音千嗑
音益噴音
帝

氣奚復見有形之證曰太陽曰陽明者謂無形之氣也以有形之病證無
形之氣非寔病于經也若邪在經則溜于府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

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張少陽之氣主樞主膽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由于寒欲如運樞
脇痛而耳聾者病在氣

而見有形之經證也張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張藏者裡也陰也言三陽之經
形身之外而未入裏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嗑故腹滿而嗑乾張六經之脈皆經絡形身內
陰可發汗而解也

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
不言外者謂傷寒之邪隨陰氣而病于內也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張厥陰木火主氣
楊君立曰即此可見病在氣而見于經證也

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張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
器故燥

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張致藏府俱病故不免于死若止于表分相傳六
縮也

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
府皆傷而

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張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
為死證也

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
日已矣張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為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莫詳于靈樞經脈篇，但此熱論乃歧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二三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三陰之藏者，可汗而止也。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全元起及太素俱更此藏字為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強。或失于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嗑，所以腹滿而嗑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以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于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註釋之謬，蓋三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于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一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于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于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也。本篇衰字最妙，愚註難經正義備以此義載于五十八難之下。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水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圻，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窗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

調藏脈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在經經氣和調，則榮衛運行而不內干藏。

府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前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後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解此言六氣相傳表裡陰陽之大槩耳然傷

寒有病傳者有不傳者有八九日乃在表陽而當汗者有三二三日邪中入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入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

註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府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脈太浮數病為在表可發其汗脈

細沉數病在裡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脈太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脈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入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飲食之故有所遺也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

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薄葶子五六枚蓋因傷寒熱甚之時而強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

故有所遺也傷寒論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謂其餘熱未盡而強增穀食也此即復釋上文之意帝曰善治

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餘熱未盡者清其餘邪傷寒論曰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紫

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之此之調其逆從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註少愈者邪熱未盡也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蓋天之寒邪即太陽寒水之氣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寒以應病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

水畜之肉其性寒冷是以多食則遺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于強食而有治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

註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

食大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于強食而此止云肉

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

素動寒水故能生水
強上聲

口乾而煩滿張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為病也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一日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

滿身熱不欲食張腹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故見大陰之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

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張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見少陽之耳聾厥陰之囊縮而厥水漿不入穀氣絕也

寒重在胃氣神氣胃氣已絕則水漿不入邪傷神藏則昏不知人即病在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

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

死矣張此言榮衛血氣藏府精神皆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即死矣

張此言兩感于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

而厥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

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十二經脈之長

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甚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知集

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

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首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張此復論邪氣留連

寒則為病熱者此即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即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止出而發為溫病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併而出故不可止之

諸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脈皆屬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

三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循即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脈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

日而傳者也夫天為陽地為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天之十干化生

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天為水在天為火在天為暑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在

地為金在天為燥在地為土在天為濕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是以東方生風風

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

五指之表
陰氣起于
足五指之
裏是以六
氣皆循足
經而上

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楊元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况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
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
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
炭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
何也蓋感暑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為表裏使之滲入膀胱而下
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四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斌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校正

刺熱篇第三十二

詳論五藏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

此論五藏之熱病。夫五藏者五行之所生也。天之十千。化生地之五行。人之十二經脈。上應天之六氣。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是以死于三日六日而愈。以十二日也。五藏之熱病。病涉于五行。是以死生皆係于十干也。病六氣者。外因之邪。病在肌形。病五藏者。內因之病。傷五藏之神志。靈樞經之所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病形也。曰先者。謂先有此內因之熱。而先見是證也。肝主疎泄。故小便赤黃。肝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腹痛也。肝藏魂。魂傷故多卧。木火主氣。故身熱也。此言內因之病。始在氣分。先下而上。內而外也。倪冲之曰。先者。謂先有五藏與內因之證。而未與外熱交爭也。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

此示上章論內因外因之熱病。皆有刺取之法。天之六氣。地之十二支。陰在內。陽在外。熱爭者。陰間交爭于外。內之陽陰出。于外者。生陰陽并逆。于內者。死。故曰重逆。氣逆逆于內。故死其

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正勝邪而外出也。氣逆者。熱淫而反內逆也。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曰此外因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治也。夫形先病而未入藏者。謂外因之邪。未內入而與藏熱交爭也。藏先病而形乃應者。謂五藏之熱。出于形身。而與外熱相應也。蓋邪并而逆于內者。難治。內熱出而外合。其逆則頭痛員員。于形身之間。刺之。易愈也。楊元如曰。此篇乃記述之書。是當復引君臣問答以證之。

逆逆于外
故生
此五藏之
熱尚在氣
而未入于
經

此言內因
之熱因五
清而傷五
志也

氣逆者熱
淫而反內
逆非水先
火之謂也

樂音洛卒
音粹

脈引衝頭也
蓋三陽之脈上循于頭。肝熱與少陽交爭，因脈引而上衝于頭也。當知病在氣者，關于脈氣之道，大宜體會。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成熟病者，未遑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以治之而已。試以肝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卧，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使先黃，腹痛多卧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脇滿而痛，手足皆燥，卧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挾胃貫膈，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不得安卧也。然以庚辛而為驚駭，見金匱真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卧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卧也。惟肝與膽為表裡，甚金尅木也。以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為表裡，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蓋肝經自古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員員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
心志在喜而恐勝之，先不樂者，為恐所傷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藏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

惟因曰：論熱爭當在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
起于丙下逆則無起色矣。

內因外因之證兼看。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
故宜刺二經以瀉其熱。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于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赤無汗。蓋心脈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脈直行者循咽下，高抵胃，其支別者循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眦，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心與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
陰氣從足上行至頭，故先頭重。陽明之脈巡頰，故頰痛也。脾絡注心中，故心煩而顏青。熱邪干胃，故欲嘔。脾主肌肉。

故身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經云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陽者天氣

熱也。內交爭故腰痛不可用俛仰也。腹者脾土之郭也。故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張氏云脾病者加

腹滿泄胃之悍氣上衝頭者循牙車下人迎故頷下痛也。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張氏云脾病者加

于藏則不能外出而汗解矣。刺足太陰陽明。張氏云相為表裏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脈起于鼻交頷中

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

髮際至額顛故先頭重煩心顏青也。脾之脈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高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高俠咽故

煩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頷皆痛蓋胃之脈支別

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脾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尅土也

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尅土也

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張氏云風寒蓋熱甚則寒也

于肺主行榮衛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張氏云肺熱于內故淅然寒慄于外而惡

陰陽故身熱也。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張氏云肺熱于內故淅然寒慄于外而惡

胸背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而手陽明之脈上循于頭故頭痛不堪熱爭于內故汗出而身丙丁甚庚辛大

寒也。王冰曰肺之絡脈上會于耳中故頭痛不堪。俛冲之日肺藏居于胸中而俞在肩背丙丁甚庚辛大

汗氣逆則丙丁死。張氏云肺病者加于丙丁丙丁不死起于庚

瀉而不宜補者也。肺乃五臟之長故舉肺以申明之。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起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

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

舌上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咳交作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

外感曰發
熱從內而
外日身熱

腎熱病者先腰痛筋痠苦渴數飲身熱張腰者腎之府故先腰痛腎主骨故筋痠腎為水藏津液不能上

而外也五藏之熱爭多主內張證蓋外淫之熱交爭于內也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張外熱在太陽則頭痛而強內

者腎為生氣之原也張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張其爭氣上逆則為項痛員員澹澹然痛之微也膀胱者

陽之氣而上衝于頭也此陰陽熱氣外內交爭一戊己其至矣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張腎病者加于戊己

隨脈引一隨氣升皆陰出之陽故止頭痛而不死張足少陰太陽相為表裡五

出從則外出于真藏故死張刺足少陰太陽張藏六府經氣之相通也

逆則內出于真藏故死張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筋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脈從肩髀內俠

貫脊抵腰中又腰為腎之府故腰痛先痛也腎之脈自循肉腠之後上膈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

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之脈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

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挾舌本故為諸證如此也循

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員員然而靡定澹澹然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己日而甚土剋水也故以壬癸日而大

汗以本經氣主之日也必以戊己日而死以氣之甚逆也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張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己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藏雖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

張此言內因五志之熱病者必先見于色也五色之見各有其部肝屬木而位居東

心熱病者顏先赤

張五色篇曰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首面上于闕庭王始見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

張肺屬金而位居西

腎熱病者頤先赤

張腎屬水而位

熱病者鼻先赤

張土位中央

脾熱病者左頰先赤

張脾屬土而位居中央

脾熱病者右頰先赤

張脾屬土而位居中央

居北方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後天之卦象也。病雖未發者謂雖

曰刺未病言藏氣病而形未應者

當先刺之勿使榮交而為難治也

此言治五藏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

方顏應之故顏先赤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

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

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復申明五藏之熱先見于色者易愈也

部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

爭故至期而愈如小便先黃腹痛身熱是涉于有

形之形層將與外熱交爭而有反逆之危險矣

此又即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愈之日之義也

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

藏氣熱于內必先見于色病雖未發者謂雖

病而未與外熱交爭也見其色而即刺之名

曰治未病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反者謂反逆為順也言不能治其未病以致外內交爭其氣反逆于

內者急當以刺取之至三日而後已如再不急治使外內陰陽之熱

相逆于內則死矣按伯高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應形此形氣外內之

相應也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三刺者三周也九日者病久而外內交爭也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矣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

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內下

馬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此言

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諸熱者謂表之三陽裏之五藏外內

熱病身先重骨痛且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

張此病發于陰而為熱病者當取足少陰也腎

耳故耳聾少陰病但欲寐故好瞑也病甚者亦當為五十九刺靈樞熱病篇曰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少好

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蓋足少陰重骨故取之骨也五十九刺骨者取骨空之穴也夫少陽少

陰主樞熱在少陽者可入于裏陰熱在少陰者可樞轉而外出故在陰分陽分之病甚者皆當為

五十九刺也男兆璜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故病在少陽少陰而皆為熱甚

馬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

十九穴按靈樞熱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與此節相同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張此言少陽少陰之二氣相通也夫陰陽出入皆從樞轉熱病

足少陰少陽從樞轉而外出按以上三節用十六先字蓋言有先于內者有先于外者有先從氣分者有

先見于色者皆當先治之勿使其外內之交爭也男兆璜曰首節論熱甚于少陽上節論熱甚于少陰此

論少陰與少陽相合蓋君火與相火之相合也

馬此言熱痛始于眩冒而胸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

太陽之脈色榮顙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張此言外

之熱內有五藏之熱始在氣分而未及于經榮者當急取汗而解勿使外內相交而成不救也傷寒論曰

太陽之為病脈浮見太陽之脈者乃六氣之病始在太陽之表陽此外因之熱病也榮華也謂赤色之榮

張兆璜曰

太陽主正

月二月厥

陰主三月

四月少陽

主七月八

月少陰主

九月十月

少太陰陽

二經表裡

相合

與上節同

之熱與藏熱交爭不以次入推少陽與腎脈相連耳本輪篇曰少陽屬腎蓋少陽之氣發原于腎故熱病內連腎者少陽之脈色也

馬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大腸膀胱經之病脈赤色榮于顛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顛為諸骨之宗太陽與腎為表裡腎主骨也然雖榮于顛骨而猶未交于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巳謂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則厥陰脈爭其期不過三日蓋太陽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令又厥陰之脈來見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木生數三

見者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也楊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或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于腎腎為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少陽之脈少陽之熱病也榮頰前腎藏之熱病也

馬此舉少陽膽經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脈赤色榮于頰前則是顛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于頰前而未交于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為木少陰為水少

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脈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高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

熱此言刺未病者當取之氣穴也氣穴者瀉五藏氣分之熱故曰三椎下間四椎下間乃谿谷之穴會與五藏之俞穴不同也胸中高上乃心肺之官城主胸中熱者瀉肺熱也高中熱者瀉心熱也不日

熱在氣分而不干于藏真也榮在顛也項上三椎陷者中也此言五藏之熱入于經榮者當取之骨穴

而取之也男兆璜曰此所謂刺之反者也

取榮俞之穴在顛骨之十四椎而上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也男兆璜曰此所謂刺之反者也

取榮俞之穴在顛骨之十四椎而上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也男兆璜曰此所謂刺之反者也

頰下逆顛為大瘕下牙車為腹滿顛後為脇痛頰上者高上也

曰氣穴曰榮在顛言病在氣者取氣穴病在榮者取榮穴靈樞經曰窮骨者顛骨也

馬此復結內府五藏之熱不重感于外邪者無外內之交爭而止于在內之藏府

高上照應
前胸中高
中
上章單論
外因之熱
病此章末
結單論內
因之熱病
此上下照
應之章法

上章重在
表裡陰陽
此章重在
邪正虛實
日評熱病
者詳論熱
邪心由正
氣而解如
邪氣勝而
精氣傷則
死矣

自相乘傳也。頤下為頰。如頰下之色。上逆于頰。是腎熱乘肺。當為大便泄。如下于牙車。是腎熱乘胃。當上腹滿。逆于頰。後是熱邪乘膽。當為脇痛。如逆于頰上者。是在高上。心肺之分也。蓋言五藏之熱也。見于面部。而有外邪之熱者。當治其未病。交爭。勿使其有。痲泄腹滿之病。男兆璜曰。此篇首言五藏之熱。病末結五藏之因之熱病者。亦當治未病。乘傳。勿使其有。痲泄腹滿之病。男兆璜曰。此篇首言五藏之熱。病末結五藏之熱色。自相乘傳。蓋五藏之熱。有重感外邪者。必有外內之交爭。如止病在內。而不感于外。邪者。只當于在內之藏府中求之。男應略曰。有在外之熱病。有在內之熱病。有病在外。而內不病者。有病在內。而外不病者。不必定有外內之交爭。故復以此證明之。**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馬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

者死也。**張**溫病者。冬傷于寒。先至日發者。為病溫也。陰陽交者。謂汗乃陰液。外出于陽。陽熱不

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于精。**張**汗生于水。穀之精。水穀之精。由精氣之所化。故曰

出于腎藏之精。而曰皆生于穀者。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張**交爭于骨肉者。邪

言腎藏之精。亦水穀之所生也。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精氣勝而邪當共併而出矣。倪冲之曰。胃主肉。腎主精。勝

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

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張**此言水穀之精。由腎藏精氣之所化。所謂穀生于精也。夫腎為水藏。受水穀

邪在膚腠
者得水穀
之汗而解
得汗而脈
尚躁或者
陽邪交于
陰矣

微而復生此精是先後二天互相資生者也。今汗出而邪留不去則熱邪復傷其陰精矣。精氣受傷則不能復與陽明合化而使之食是精氣之生原並絕其壽命可立而傾也。○董帷園曰互相生長之道旋轉如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此復引熱論以釋明汗生于穀穀生于精不能食而精無俾者死。其得汗而脈尚躁盛者生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夫汗者精氣也。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是邪氣盛而精不勝也。陰脈少陰之脈極終也。此邪熱盛而少陰之氣終也。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是陽。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脈不與汗相應者胃氣虛而不勝其邪正不勝邪是胃氣將絕其死明矣。腎藏志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狂言者是精氣傷而志先死志先死者不過一日半而死矣。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胃氣絕者一死也。腎氣絕者一死也。夫腎為生氣之原腎之精氣由水穀之所生水穀之精由腎氣之所化如汗不勝邪而腎藏之精氣尚在一生也。如精氣受傷而陽明之生原未絕一生也。愈者謂邪病去也。邪雖去而生氣已絕必死之道也。以上論邪。按靈樞第二十三熱病論云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正陰陽之理而歸重于正氣之生原不可傷也。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又曰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之極也。死。

此言熱病汗後者為脈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為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盛則脈盛邪退則脈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尚躁疾不為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盛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脈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為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成功矣。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按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以制勝汗者精胃津液四布汗出溱溱水穀之精氣也。又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精一出于腎藏之液水穀入之液為汗此腎藏之精氣也。是以上節論汗生于穀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藏之精馬蓋風行則水道之氣泛溢則精氣自虛此節論風動腎藏之精氣前一節論風動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腎藏之水氣腎風節論風動腎藏之水邪而總屬精氣皆虛。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熱風為陽邪開發肌腠腠理之汗水穀之精也。津液外泄風熱留之故身熱也。風熱不去則傷動其腎氣而上逆逆于上則心煩乘于脾土則中滿病名曰風厥。

此言熱病汗後者為脈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為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盛則脈盛邪退則脈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尚躁疾不為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盛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脈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為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成功矣。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按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以制勝汗者精胃津液四布汗出溱溱水穀之精氣也。又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精一出于腎藏之液水穀入之液為汗此腎藏之精氣也。是以上節論汗生于穀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藏之精馬蓋風行則水道之氣泛溢則精氣自虛此節論風動腎藏之精氣前一節論風動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腎藏之水氣腎風節論風動腎藏之水邪而總屬精氣皆虛。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熱風為陽邪開發肌腠腠理之汗水穀之精也。津液外泄風熱留之故身熱也。風熱不去則傷動其腎氣而上逆逆于上則心煩乘于脾土則中滿病名曰風厥。

謂因風邪而使腎氣之厥逆也。上節論病雖愈而正氣絕者死。此以下論邪病。雖留而根本不壞者不死。邪正虛實大有死生之關係。而學者不可不審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

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裡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熱少陰與太陽相為表裏，陽熱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下少陰之逆氣飲之，則為厥逆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服湯以助水津之汗。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瀉之法也。汗出

惟瀉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為病何如。此論勞汗當風而傷其腎也。煩勞則陽氣外張，精氣內斂，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伯言風動寒水之氣法當在肺下。六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水也。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

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

項強也。陽氣張而重感于風，則使人強上。強上者，水液入肺為涕。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

上陰精竭而更受其傷，故目盲不可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

法在肺下，故唾出若涕。肺主皮毛，肺受風寒，故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

振寒，此為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而達于風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

水難，以俛仰此水寒之氣厥逆于上，則有形之水將欲。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

救俛仰之法，當從小便而出也。巨陽引經者，謂太陽膀胱之府，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巨陽氣盛，能引腎精

之邪水，從小便而出者三日而愈。中年精氣虛者五日，老年精氣衰者七日。三五七者，陽之數也。謂得陽

氣之化而陰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此言水寒

肺下者，又當從上竅以出之。此上下分消之法也。夫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今腎藏之水氣，反逆

以時風動
氣而有形
亦將欲隨
此論風動
形之外而
氣必至
氣必至謂
氣至也至
少氣謂邪
至而正氣
虛

馬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脈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故腎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腎絡。腎令腎精不足。外吸膀胱。膀胱不能上營。故使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惟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俛仰。此疾最為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者。計在三月。中年者。計在五月。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之效。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引之法。但其法不傳。不敢強為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胛戾然。雍害於言。可刺不。

張腎風者。因風而動。腎藏之水。故又名風水。胛。足胛也。雍。害也。言面足戾然而腫也。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水邪上逆。故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邪上逆。故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張腎為風邪所傷。則精氣已虛。故不當刺。虛壅害于言。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謂精氣虛。則水邪之氣反上逆。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矣。五日者。言風邪之始。病太陽。五日則病及少陰。而動其氣矣。

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效。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

張病名風水者。因風而動其水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

往乘之。故時時發熱。腎為生氣之原。故少氣也。陽加于陰。則汗出。濕熱上蒸。故從胸背而直上于頭。熱在下焦。故小便黃也。倪冲之曰。太陽與少陰標本相合。風邪傷腎。始病太陽。甚則入胃。令腎熱上蒸。亦隨太陽之氣而上。故從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迫肺也。

胸背而上。而至于頭。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迫肺也。**張**此申明陽邪傷陰。而動腎藏之則胃中不和。故不得正偃。肺脈下絡大腸。還循胃口。故上迫肺也。上節論陽熱傷其精氣。此復論動其水。

馬。倪冲之曰。勞風法在肺下。謂水氣迫于肺下。而所出之涕。乃是肺液。非腎藏之水也。蓋肺乃水之生原。腎氣反逆。則水原凝聚于上矣。今正偃迫肺。亦係胃氣上乘。而非腎藏之水。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

即目下微腫。亦屬水邪在腹。而腫見于目下。當知腎虛水泛。止至于腹耳。

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

有形之水
于脈外
無形之氣
乘于脈中

此篇雖曰
評熱然皆
論精血汗
液之生原
蓋知生知
始之原則
知所以養
正而勝邪
矣
水穀之精
藉腎藏精
氣之所化
胞腎之精
血由胃府
水穀之所
生

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中，必使目下腫也。

者至陰也。水邪上乘于腹，始傷胃而漸及于脾，故微腫先見于目下。脾主約束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

以口苦。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效出清水也。此言水氣上乘始胃而脾，脾而心，心而肺也。腎為本，肺為末，金水子母之藏，皆積水也。是以水氣上逆于肺，則效出清水。

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此言腎邪上乘于胃，則胃氣上薄于心，胃氣薄于心，則心氣節相薄，故驚恐也。心氣上乘于肺，金畏火熱，故效甚也。上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

下者胃脘隔也。身腫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此言水氣乘于經脈之中，隨經環轉，復從上而下也。水病蓋脾絡上膈，注心中，故煩上焦主納，故不能食也。胃脘阻隔，故食不下。水氣隨經下流，故身重難以行也。

○倪冲之曰：按經旨，水邪止乘于胃，其薄脾于肺，迫心乃胃氣之轉乘，非水邪直至于心下。蓋腎者胃之關也。水出于關，則邪留。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令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

在胃，故曰病本于胃。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令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

月事不來也。帝曰：善。中焦之汁流溢于腎而為精，奉心化赤，蓋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汗液以制勝。前章論

穀精之汗不能勝邪者，死。此言腎藏之精為風邪所傷，而又不專精者，榮于經，常榮無已，是血

矣。再按榮氣之道，納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榮于經，常榮無已，是血

乃中焦水穀之汁而行于經脈，滲于皮膚，有二道焉。夫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此專經而行于經，隨之

血也。流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流溢于胞中，布散于皮膚之血也。胞脈屬心，得心氣下通而為血，衝脈任

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或則充膚

熱肉，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男子至唇口而長鬚鬚，女子至胸中而下為月事。是血之液為汗者，乃

滲于皮膚之血，非經脈之血也。故舉女子之月事以申明之。氣上迫肺者，真氣上逆，口苦舌乾，驚則

效甚，是心氣上炎而不下通也。○王方侯曰：出紅汗曰蠖，此滲于皮膚之血，而又不能化汗者矣。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循背裡者入于經絡循腹行者滲于皮膚故曰浮面外曰腹右在別走氣營矣

此節論心腎水火之氣上下失調則病心火乃地二所生之太陽少陰之生陽也

妨于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而刺則五日問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胸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臥正臥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湊于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邪之所轉于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湊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脈注胸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臥卧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脈閉也正以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愚觀月事不來似為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調和也順也言人之陰陽水火榮衛氣血表裏上下皆當和調逆調則為病矣

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卧行喘息皆逆調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此論上下陰陽之不和也非常溫者謂非有五藏之熱在裏也為之者乃陽熱之氣為之也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為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
然耳據第三節以並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為內傷耳
身非衣寒表無寒也中非有寒氣裡無寒也寒從中生者謂寒從陰中而生也

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故也病在陰者名曰痺寒濕之氣閉于裡者則火熱
痺氣者氣閉也陽氣少而陰氣多者因是人多痺氣

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兩陽相得者二陽與一陽三陽自相得也陽生陰長皆藉我生之氣以合化陽明不得所生之陰則獨陽不生少陰不得所生之陽則孤陰不長上聲

不得下交于陰而陰氣盛陰氣盛則陽氣漸衰陰寒之氣過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蓋熱出于陽火故煩寒出于陰水故如從水中出此上下水火陰陽之不和也

張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

張此論表裡陰陽之不和也四支為諸陽主氣四支熱者陽之熱而熱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

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

張陰氣虛者裡陰之氣虛也陽氣盛者表陽之氣盛也陽受氣于四故曰陽明相得者自相得而為熱也陰氣少者少陰之氣少也少水者津液少而不能還入胃

中則火盛而不能滅矣夫腎主藏精陽明之所生也腎之精氣復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陰氣虛少則陽獨治矣然獨陽不生謂不能再生長其陽熱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燥也

張惟此獨盛而止矣張兆璜曰能滅盛火即是陰陽和調也

之問陽明之氣主于四支而又所主肌肉也二陽之氣生于皮膚肌膚

張此言病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

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燦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

張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者太陽氣衰而病在表也不凍栗者二陽火

熱之在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

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

張腎氣勝者腎水之氣勝也以水為事者膀胱之水勝也謂其人

矣水精水也腎藏之精枯不長而膀胱之一水不能勝二火矣夫腎主骨髓水生非所以不能凍慄者肝

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腎指府氣之化以為孤藏

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肝者一陽初

心者地二所生之君火也。腎為北藏孤藏也。孤藏之陰藉太陽標本以合化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膀胱之津液不能勝二火故其人不能凍慄者二陽之火熱在內也。病名曰骨痺。病在髓枯而骨痛也。故其

人當骨節拘攣此論表裏陰陽之不調也。

馬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知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

返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不足少陰腎經之脂枯况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

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

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心之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有君火而

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

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此論榮衛之氣不和也。苛虐也。岐伯曰榮氣虛衛氣

寶也。虛是者不和也。言榮氣不得衛氣之和則榮氣虛衛氣不和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

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榮衛兩虛者不知痛癢不用者痿而不勝蓋言榮衛不和則兩者皆虛矣

張兆璜曰此釋明上文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人身者榮衛之所循行也。志者五藏之神志也。本藏

之所謂虛是者乃不和也。所謂不和者氣血不和則經脈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初強關節清利矣。衛氣不和則六府化穀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

平常也是三者之所當和調者也。如三者皆相失而不相有則氣血不行魂魄離散而死矣。此言榮氣當

馬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榮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虐重也。即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

寒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

內為陽之守。故其氣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為陰之使。故其氣寔。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寔。陰道虛。此即本節虛寔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瘠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為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

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此論經氣上下之不調也。經氣生于藏府。故曰何藏使然。此

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一呼一吸曰息。有音者。呼吸有聲氣

逆之所致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故三陽者下行。今反逆而上。以致呼吸之有音也。朱聖公曰。是陽明之逆也。句。樂上下二節而言。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

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按靈樞動輪篇。黃帝問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

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陽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

上十馬息。下八馬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卒然如方弩之發。如水之下岸。蓋言十二經脈皆足陽明胃府之所生。胃氣上注于肺。以司呼吸。下注于腎。以資十二經脈。故曰。陽明者。胃脈也。言胃

者。水穀血氣之海也。胃之所出血氣者。從大絡而上。注于肺。從腎脈而下。注于足少陰也。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則為不得卧。而息有音。手太陰逆。則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足少陰逆。則為不得卧。而喘也。此論經

脈呼吸之逆調也。下經者。即下文之所謂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蓋陽明之津液。隨氣而下。注于腎。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腎之水氣。反上客于陽明。是以胃不和。而卧不安也。再按上十馬息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如弓弩之發。上注于肺。居十分之八。馬蓋榮氣宗氣。衛氣皆主上行。是氣之十分皆

明所生之津液。下注于足少陰。如水之下岸。居十分之八。馬蓋榮氣宗氣。衛氣皆主上行。是氣之十分皆上行也。津液二分。行于經。隨八分。流溢于腎。故止八分。而伏藏于下也。何道從還者。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衝脈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氣街者。氣之徑路也。如絡絕。則徑通。是流溢于腎藏之

精液。從衝脈氣街之道路。還循于十二經脈。如環無端。而莫知其極。此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脈循行之道。路學者所當用。心理會者也。張兆璜曰。靈樞論經脈順行之道。此篇論經脈逆調之因。故當復引經語。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以證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

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張**此言手太陰之逆調也。肺主呼吸肺之絡脈逆故呼吸不利而息有音也。夫

氣留于經而不行于絡矣。絡脈浮于皮膚之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

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善。**張**此言足少陰之逆調也。夫津液者水穀之所生腎者胃之關也。

下入于腎則腎之水氣反循津液之道路上乘于胃矣。是以胃不和而卧不安也。故曰腎者水藏主藏

津液又主卧與喘也。夫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主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脈呼吸之道路人之身總不外乎

水火陰陽榮衛氣血是以上章論水火陰陽之寒熱後章論呼吸經脈之逆調。楊君立問曰帝問有不

得卧而息無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歧伯皆未詳答後人有言簡脫者有增補

其文者是即非即曰此節專論氣之呼吸之順逆蓋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

也是以三陽之脈上行則氣逆而為息有音如三陽之脈下行則氣順而為息無音。起

息無音矣。如病在經脈則陰陽不和而不得卧筋骨不利而不能行。今病在絡脈故止息有音而起

居如故矣。聖人立言渾然蘊括或言在意中或意在言表奈何後學不細心體認而妄為臆論耶。**張**按

者論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之義可參看義與此異。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是不能安

卧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病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得从其

道故不得卧也。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人有或卧或行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何也。乃肺

病也。肺之絡脈逆也。絡脈者列缺為絡穴其氣旁行于手陽明經今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于本經

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卧安卧而卧則必喘者何也。

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卧不安。縱卧而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

今腎經客水宜乎其卧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令以意推之其所謂

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

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腎勞所以至于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卧

皆難喘則甚于此音所傷之尤甚者歟。

風寒暑濕
皆能為瘧
風為百病
之長故首
言風而後
論暑濕

此論瘧之
先寒後熱
因于陰陽
相并

瘧論篇第三十五

馬 瘧，凌虐之義，故名。篇當與靈樞歲露篇第七十九參看。

黃帝問曰：夫瘧瘧皆生于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張** 吳崐曰：瘧亦瘧也。夜病者謂之瘧，晝病者謂之瘧。方

子錄曰：瘧者，惟火。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

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張** 仲欠，引伸而呵欠也。衛氣同邪氣將入于陰表氣虛，故先起于毫毛。呵欠，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

交爭，虛寔更作，陰陽相移也。**張** 邪正陰陽之氣上下出入，故交爭于上下也。病并于陰，則陰寔；陽并于陰，則陰寔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張** 邪與衛氣內薄，則三陽之氣同併于陰

明之氣主肌肉，而經脈交于頷下，是以寒慄鼓頷。太陽之氣主表而上升于頭，其經脈上會于腦，出于項下，循背脊，故腰背頭項俱痛。馬蒔曰：陽氣陷則陰氣勝，經云：病痛者，陰也。三陽俱虛，則

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于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是以喘渴而欲冷飲也。盧子

冷飲也。**張** 陽虛于外，則陰勝于裡矣。經云：二陰主裏，是以骨寒而痛，而寒生于內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

錄曰：不列少陽形證者，以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而開之能開，闔之能闔，樞之能樞，幹之能幹，則無

開闔矣。離開闔無從覓樞矣。故開闔即留樞機，豈能獨留，倘中見樞象，即為開闔兩持，所以持則俱持，陷

則俱陷。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張** 盧子錄曰：以夏氣通于

陷矣。云以奉生身者，莫貴于經，故不注之經而溜之舍也。舍即經隧所歷之界分，每有界分，必有其舍，如行

人之有傳舍也。倪冲之曰：天之暑熱與君火之氣相合，心主榮血，故邪藏于榮舍。衛氣者，陽明之悍氣

也。風木寒水乘侮，王氣故此令人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間。

與衛氣併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張** 盧子

暑令人汗空疎腠理開者以暑性暄發致腠理但開不能旋閤耳不即病者時值夏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入而外衛氣
以沐浴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而內矣其留舍之暑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入而外衛氣
得陰隨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也○莫子晉問曰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風于水氣亦得陽隨而外也
也夫內為陰外為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
其義同蓋稽即積之義故其旁皆
也夫內為陰外為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

馬

馬

從木伸當作呻欠越俗謂之呵欠
此言癘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于暑秋遇平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
兩日一作纏綿不已故有是名愚思本節有是以日作句則每日一作之癘亦是癘非必隔兩日者
乃癘癘也但本節起語曰癘癘皆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癘溫癘瘧癘不分每日間日三日皆可稱
為癘癘也况第十一節明有間二日或間數日之語何嘗另指為癘癘不發之謂蓄發時之謂作呻
為腎之聲欠為腎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之伯言癘之始發一身為毫
毛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
冷飲此乃癘疾始終之大略也帝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
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相移也何也癘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于陰也當是之時則
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癘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于陰也當是之時則
內之陰氣寔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脈
自交承漿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天迎下人迎令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頤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脈
之虛則腰脊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
則腰脊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
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之生于內也外焉寒慄鼓頷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
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詞必于此添出此意始與下文發熱所以發端而渴必欲得冷
并干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端而渴必欲得冷
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癘氣者陽并于陰則陰勝陰并于陽則陽勝陽勝則熱所以發端而渴必欲得冷
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數語
始于夏之暑發于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為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數語
胃之外彼榮氣在內為陽之守者乃陰氣以為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數語
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入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于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

暑令人汗空疎腠理開者以暑性暄發致腠理但開不能旋閤耳不即病者時值夏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入而外衛氣
以沐浴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而內矣其留舍之暑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入而外衛氣
得陰隨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也○莫子晉問曰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風于水氣亦得陽隨而外也
也夫內為陰外為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
其義同蓋稽即積之義故其旁皆
也夫內為陰外為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

問者聲
著者同

當知問日
之瘡有二

因邪客于脊
背之腠理
故開而后
于風府
督脈主陰
衛脈從上
而下陰脈
從下而上
真氣從之
亦三陽行
陽二陰行
陰

傷於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于榮而風寒居于衛。榮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于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瘡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瘡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

日而作也。

言邪氣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于外，裏陰之邪留著于內，陰邪與陽氣交爭，而不得皆出于外，是以間日而作也。按此節經文與薄于五藏募原之因不同。

此言瘡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于榮氣，間與夫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于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著者其

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督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

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

此言邪于風府，而不一于背脊之間者，發作有早晏也。衛氣一日一夜行陰陽五十度，而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

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邪先客于脊背，而與衛氣相遇故也。

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

益晏也。其出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骶骨。

此申明衛氣日下一節，則上會于風府也。亦晏故病作日晏也。蓋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開則

客于脊背之邪，還入風府，而與衛氣相合，則病作。其衛氣出于風府，日下一節，則上會于風府，則腠理開，開則

風府也。稍晏，故病作稍晏。二十二日下至骶骨，則上會于風府也。益晏，故病作益晏也。

伏督伏衝，督筋也。衝氣

脊內注于伏督之脈，真氣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日作益早也。

按此當與靈樞經篇首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

脈而上，其氣上行九日，出于缺盆，其氣日高，則會于天府也。日早，故作日益早也。

府之項骨三椎而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言自大椎而

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二十二日亦不同。此承第一節言瘡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于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瘡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于風府，即督脈經穴也。

有各日中
各有分別

自項脊循脊下行。脊兩旁為脊。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復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于項轉行後項大會于督脈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脊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為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十四氣。其明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氣入而病成。本字但此作字言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于風府也。始時入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于脊內。注于伏膂之脈。即膂筋之間。蓋腎脈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脈也。由是循伏膂之脈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領下橫骨陷中。其氣日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為入深。而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為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朱丹谿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

日乃作也。

募原者。橫連藏府之膏膜。即金匱所謂皮膚藏府之文。此承第二節言瘧之問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此承第二節言瘧之問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

府。其日作者。奈何。帝問邪有不于風府而入。岐伯曰。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寔不同。邪

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

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客于頭項者。謂客于風府也。伯言邪入于風府。循頭項而下。留

也。言衛氣虛而日下。則其發日晏。衛氣虛而日上。則其發日早。此邪從風府而留于合膂之間者。也。若邪

中異府。則不得當其風府矣。若邪中于頭項。衛氣行于頭項而病作。中于腰背。手足。邪即舍于腰背。手足

之間。衛氣行至腰背。與腰背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衛氣行至手足。與手足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此

或發于早者。每日早發。或發于晏者。每日晏發。非若客于風府之邪。日晏而日早也。張兆璜曰。風病循

督脈而下至脊內循衛脈而上乃衛氣之隧道故邪衛氣之分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循氣留于此內者過衛氣之日上日下而病有早晏之分衛氣之所在者謂衛氣行至邪氣之所在處與邪相合而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

張病作故風邪或中于頭項或中于腰背手足無有常處非定客于風府也夫衛氣之行至于所在之處而發必開其

馬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瘡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

也帝言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乃開則邪氣乃入則病作

盡留于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之虛者也令邪氣與衛氣日下

盡當平聲於風府而入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寔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

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邪氣中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

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

理邪氣乘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背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

風府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于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瘡得有時而休者何也

張夫瘡瘡皆生于風然病風者常有其處病瘡者休作有時故帝

有此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瘡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

張見邪則傷正為病風者留于肌膚筋骨之間而不移瘡氣舍于榮故隨經絡以內

薄與衛氣相應乃作也本經風論之風乃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瘡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瘡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瘡則有作有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瘡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依薄于內

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榮氣舍于五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帝曰瘡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

張風寒曰淒水寒曰滄蓋夏時暑熱滲蒸腠理開發或汗濕從風或得之

熱之病成矣。按此節所論先寒後熱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夏傷之暑藏于榮之所舍。秋受之風寒與衛氣併居。蓋榮為陰衛為陽。此氣得陰而內薄得陽而外出。是以榮舍之邪先行于陰而為寒。復行于陽而為熱。此乃吾身中之陰陽寒熱也。此節論夏受淒滄之水寒。秋傷于風之邪。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

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天之陰邪感一身之陰寒。天之陽邪感吾身

之風。復從陽而病熱。病以時作者。應時而作。無早晏也。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

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王冰曰。以其先熱。故謂之溫。倪冲之曰。此天之陰陽。病人身之陰陽。陰陽

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瘵。此節承上文而言。上文之所

中骨髓者。腎藏之精氣所生。故久而不去。則與陽氣相合。是以溫瘧之病。氣藏于腎。其氣先從內而出之

外也。從內出之外。故陽病極而復反入之陰。其但熱不寒者。邪氣藏于骨髓之中。而腎陰之氣先與骨氣

相絕。是外邪不及于裏。陰而獨發于陽也。熱傷氣故少氣。心惡熱故煩冤。手足為諸陽之本。故手足熱。經

云。諸嘔吐酸皆屬于熱。以溫瘧之不復寒者。名曰瘧瘵。瘧單也。謂單發于陽而病熱也。盧子繇曰。瘧瘵有

三也。此水寒當作小。其一也。此寒瘧從干反。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瘧瘵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愴之水

氣屬陰。風氣屬陽。今小寒重感于夏。而風氣又感于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于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感于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

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溫瘧。據後第十三節。以冬中于風而發于春者。為溫瘧。則溫瘧非夏感于暑。而發于秋者。比也。故今秋時之瘧

惟先寒而後熱者最多。要知溫瘧原非秋時有也。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者。陰氣也。故今秋時之瘧。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而獨發。所以但

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俱熱。名曰瘧瘵。蓋凡病熱者。皆可名為瘧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

氣之熱。所以為瘧瘵也。此證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由成。有暑有寒。有風而未

丹谿乃謂有食有痰。又謂有氣虛血虛。又謂有氣瘧。愚思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瘧。而瘧後有食痰。虛

證非食痰虛證即能成瘧也。又聞有疫瘧瘵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又聞有鬼瘵者。符咒用而愈。非真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魔之。吾心似有所待。而瘵遂不發。非否則瘵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間何所哉。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瘵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

經言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其為病逆。未可刺也。張陽熱為有餘。陰寒為不足。經言引靈樞順逆篇之言。

焯焯。熱甚貌。渾渾。邪盛而脈亂也。漉漉。汗大出。夫瘵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

伯言當此之時。邪病甚而正氣逆。故未可刺也。夫瘵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寔。故先熱而渴。張此言寒熱始盛之時。乃陰陽之

之氣交并。正氣錯亂。未分。故未可刺。張兆璜曰。此言熱為夫瘵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陽寔而有餘。寒為無氣。而不足。所謂有餘不足者。陽氣邪氣也。

陰勝則寒。陽勝則熱。張上節論陽氣虛寔之寒熱。此論陰陽勝并之瘵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

張此復論在天陰陽之邪。而為寒熱也。風者。陽邪也。寒者。陰邪也。風寒之氣變幻不常。如病風而病之發。為熱極。則陰邪之寒氣復至。病寒而為寒極。則風邪之陽熱復至。當知寒熱虛寔之有三因也。

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張上節論陰陽

分。故未可刺。此承上文而言。邪氣方盛。未可刺也。邪氣之發。如火之烈。如風雨之不可當。故經言方其盛時。而取之。必毀傷其正氣。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兵法云。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避其來

銳。擊其惰歸。倪冲之曰。如火之烈。夫瘵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陽熱盛也。如風雨不可當。陰寒盛也。

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張邪氣未發。則正氣未亂。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去。所謂治未病

先治其焯。火沃切。漉音鹿。為其之。為去聲。下同。病極則復至。王註復字讀甲乙經全元。未發。張起。以至字連上讀者是。七。無同。按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

馬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

乃真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為熱為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

其熱也非冰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

刺瀉瀉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脈脈以邪盛而亂也無

何也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陰氣逆極則陽氣并于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

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于陽則陽勝始焉并于陰則陰盛而

則為寒陽盛則為熱如此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于陽則陽勝始焉并于陰則陰盛而

而刺之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真氣因其衰時

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時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

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為有效不但用針為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
張早者謂病之未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

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

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張此申明治未病之法也且者未定之詞言瘧之將發陰陽之將移必從四末始

而受之故當先其未發之時堅束其四末令邪在此經者不得入于彼經彼經之經氣不得出而并于此

經審其證而候其脈見其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而去之此陰陽真氣往來和平而未得交并者也○倪

仲宣曰瘧氣舍于皮膚肌

膝之間故病見于孫絡

馬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

從四末而移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為十二經并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

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于大腸一陽一陰為之表裡故陽已為邪所行而

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為十二經之例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

此經者不得入于彼內之陰氣不得出于外入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張瘧病未發之時其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

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張瘧氣者有陰陽更并之盛虛皆當氣之所在也如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

陰在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張言陰陽之所以更盛更虛者衛氣行之在

陽矣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張言陰陽之所以更盛更虛者衛氣行之在

其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張言陰陽之所以更盛更虛者衛氣行之在

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

而脈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府而有時

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張六府者謂六府之募原也六府之募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也相失

相失不能相得其邪故或間二日或數日乃作也倪冲之曰藏之膜原而間日發者乃胸中之膈膜其道

近六府之膜原更下而遠故有間二日或至于數日也張介賓曰按大經言瘧之問二日及數日發者

以邪氣深客于六府之間時與衛氣相失其理甚明丹溪以作于子午卯酉日者為少陰瘧作于寅申巳

亥日者為厥陰瘧作于辰戌丑未日者為太陰瘧此不過以六氣司天之義為言然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曰厥陰而寅申則少陽矣丑未雖曰太陰而辰戌則太陽矣如三日作者猶可借此

為言若四五日者又將何以辨之殊屬牽強倘執此施治未必無誤學者不可執以為訓馬立臺曰本經言間日數日發者邪與衛氣不相值何丹溪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半間日一發者受病者陰陽

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不知何據為狀董惟園曰看書當參計經義庶不為前人所誤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張言陰陽更甚而有甚與不甚故

此言陰陽更勝之有甚有不甚非日發者為不甚間二三日者為甚也

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于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甚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間三日。間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值。格致餘論。未并谿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于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瘧。作于寅申巳亥日。為厥陰瘧。作于辰戌丑未日。為太陰瘧。夫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若大司天。則當以卯酉屬陽明。燥金為在泉。透指之日。少陰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并溪治瘧一門。凡經絡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并谿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于晝者。為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為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為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俗之所謂闕門起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謂言有不必要夏傷于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

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伯言夏傷于暑。秋

時者也。應四時者。隨四時陰陽之氣升降出入而為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反四時者。非留畜之邪。乃感四時之氣而為病也。秋時陽氣下降。天氣新涼。故感秋涼之氣而為病者。寒甚。冬時陽氣伏藏于內。即受時行之寒。得陽氣以化熱。故寒不甚。春時陽氣始出。天氣尚寒。故惡風。夏時陽氣外泄。腠理空疎。故多汗。此隨感四時之邪。而即為病瘧也。○倪冲之曰。春傷于風。故惡風。夏傷于暑。故多汗。秋傷于濕。故寒甚。冬傷于寒。則為病熱。故寒不甚。蓋言風寒暑濕之邪。在四時而皆能病瘧也。

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于秋時之病瘧也。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于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為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為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于風。夏時病瘧者。暑熱熏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此復問前節溫瘧之病因。是以帝問溫瘧與寒瘧病皆安

節以先傷于風。後傷于寒。為溫瘧。此論先出于陽。後入于陰。為先熱後寒。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一論在天陰陽之邪。一論形身中之陰陽出入。文義雖殊。而理則合一。

寒瘧溫瘧
真因則同
故合并而
問其舍則
別故復論
其溫瘧蓋

寒瘧之風
寒舍于膝
理皮膚之
中已論于
前矣
瘧瘧溫瘧
其舍則同
其氣則異

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

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而

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藏真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冬氣通于腎。故邪藏

邪不能自出者。邪藏于骨髓之中。而氣行骨外故也。腦為精髓之海。腦髓燥者。暑氣盛而精髓燥熱也。肌

肉消者。腠理開而肌肉消疎也。汗乃腎藏精髓之所化。或有所用力。則傷動其腎氣。是以所藏之邪。得與

汗共併而出矣。夫骨氣與腎氣相合。故病氣藏于腎。其氣先從內出之外也。從內出外。則陰虛而陽盛。陽

盛則熱矣。氣從內出之外。故病復反入之陰。張兆璜曰。故先熱而後寒者。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

名曰瘧瘧矣。故字宜着眼。

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于風。其寒氣藏于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

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

始時。何所舍藏。寔藏之于腎也。正以腎主于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于伏膺之脈。故曰腎藏之也。又

復上行。出于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既而

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

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于第一節中矣。

帝曰。瘧瘧何如。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寔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

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反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

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脫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此復論瘧瘧之有因于內熱者也。

于身。其氣厥逆上衝。故不泄于外。而但寔于中。此外內皆寔者矣。氣止寔于外。則邪不能外侵。故因有所

用力。腠理開。而後邪舍于皮膚之內。中氣寔。則邪不能內入。故其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心主血脈

之氣。氣內藏于心者。謂邪藏于血脈之中。而氣內通于心也。內藏于血脈之裏。外舍于分肉之間。陽氣盛

而無陰氣以和之。是以陽熱不衰。而令人消燂脫肉也。前節論外因之瘧瘧。此論兼有內因之瘧瘧。為故

金匱要略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

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燂消肌肉。是陰氣絕而陽氣獨發者。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亦名瘧瘧。是瘧

瘧之有二證也。張兆璜曰：邪舍于血脈之中，而氣內藏于心，與邪藏于骨髓之中，而病藏于腎者，同義。但腎為陰藏，故邪復入之陰心，為陽藏，故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此詳言瘧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于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頗寔，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逆使風寒舍于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于心肺，而外舍于分肉，令人消燂，肌肉病，命曰瘧瘧。由此觀之，則瘧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瘧篇第三十六

張此承上章以記刺瘧之法，故不曰論。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焯焯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張此論三陰三陽經氣

上章論瘧之因此章論瘧之証二章當合看

之為病也。太陽是動病者，腰似折，衝頭痛，太陽標陽而本寒，故先寒後熱，背為陽，故寒從背起也。焯焯如火之熾，暍暍暑熱氣也。太陽乃日中之陽，火故焯焯暍暍然也。如熱在氣分者，熱止汗出，其病則愈。此乃經氣之兼證，故病難全已。當刺郄中出血，以瀉在經之邪焉。按歲氣法時論曰：心痛者，取其經少陰太陽之浮郄矣。王氏曰：郄中血者，謂取手少陰之陰郄穴也。此所謂郄中出血，是亦當取頂上之絡，郄腰下足經而無手經者。經云：風寒暑火天之陰陽也。

張此言膀胱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腎，遇脾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焯焯者，甚熱狀也。暍暍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証為暍，而此云暍暍然者，其熱似暑，證之熱也。熱生本為真氣虛，熱止則為真氣復，令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氣盛而真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郄中以出其血，郄中者，即委中穴。係本經也。在脛中央約紋中動脈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王註：又以為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脈，令人身體懈惰，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息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

張解懈惰也。少陽主

初生之氣，病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少陽主樞，寒不甚，熱不甚，樞象也。膽病者，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少陽相火主氣，故熱多。少陽所生病者，汗出，當取足少陽之俠谿，在足小指次指歧骨間，本節前之中刺入三分，留三呼，此足少陽之榮也。

張兆璜曰：瘧之足經與傷寒同義，蓋天之六淫傷人三陰三陽之氣皆從足而起也。休音亦解，懈同惡去聲。

張此言膽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休解休者即謂之日寒則寒不見甚謂益膽本屬木邪感則胃受之胃熱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脈解篇謂陽明盛則端而悅悅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熱甚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為俠絡主之在足小指次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矣。三壯。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灑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張**

陽明者兩陽合明陽熱光明之氣也。病則反其本而洒淅寒甚熱去汗出則病氣去而喜見光明復其陽也。按三陰三陽之病論在六氣則不涉經絡之有形是以太陽之先寒後熱少陽之寒熱從樞如少陰之標寒本熱此病無形之六氣也。又如膽病之恐人將捕脾土之灌溉四旁少陰之嘔吐厥陰之腰痛是又涉于有形之經當知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經。可分而可合者也。能明乎經氣之理進乎道矣。○王芳侯曰日月光明也火氣陽熱也。

張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灑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三呼矣。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一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張**足太陽脾土

藏心肺居上為陽肝腎居下為陰脾為孤藏中央上問于陰陽之間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乃宗氣之所居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經云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一令人不樂好太息者足太陰病瘧而上及于心肺也腎病者寢汗出肝脈緩甚而善嘔嘔所生病者為嘔逆一汗出病至則善嘔者下及于肝腎也病至者言病至于肝藏則善嘔嘔已則肝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蓋言脾瘧而病至于四藏見四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足太陰也。不嗜食多寒熱太陰之本病也脾病而不能轉輸故不嗜食太陰居中土問于陰陽之間故多寒熱也。

張此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高注心中故心之志為喜今于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為三陽經脾之

之內為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高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為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張足太陰寒水主氣。故嘔吐甚少。陰標陰而本熱。故多寒熱也。故其

病難已。本經曰。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處。王芳侯曰。陽熱甚者。宜刺泄其邪。陰盛故不言刺也。故其

張此言腎瘧之證也。足少陰之脈貫肝而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時。故皆多。但就中論

腎瘧也。其病難已。正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耳。▲按甲乙經以為太谿

大鍾主之。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非瘧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
張腰痛

少腹滿。厥陰之經證也。木乃水中之生。陽故肝主疎泄。水液如瘧。非瘧。而小便頻數不利者。厥陰之氣不

化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經云。肝氣虛則恐。蓋肝藏之神魂不足。故意恐懼也。木主春生之氣。厥

陰受邪。故生氣不足。木鬱不達。故腹中悒悒也。宜刺足厥陰之太衝。在足指本節後二

寸陷者中。刺入五分。留一呼。朱聖公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氣虛則恐懼矣。

張此言肝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

便不利。而瘧也。然非真瘧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為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

不暢也。當刺足厥陰之穴耳。▲王註以為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灸

三壯。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

間去聲

瘧音隆數
音朔悒音
邑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
張肺者心之蓋。故令人心寒。熱心氣虛

也。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物。宜刺手太陰之列缺。手陽明之合骨。列缺在手腕後寸半。刺入三分。留

三呼。合骨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刺入三分。留六呼。廬之顛曰邪。邪不干藏。列藏證者。非真藏之藏。乃藏募

之氣化證也。莫仲起曰：邪入于五藏六府，募原之間，不干藏府之氣，則為間日之瘧。干藏府之氣，則為五藏六府之瘧。涉于三陰三陽，則為六經之瘧。故曰：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

馬後又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瘧令人心中寒者，邪或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主之。列缺在腕側上一寸半，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三壯，合谷在手

大指次指歧骨間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張救熱極生寒，故反寒多。寒久則真火氣衰，故

不甚熱也。宜刺手少陰之神門，在掌後銳骨端陷中，刺三分，留七呼。

馬此言心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後銳骨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肝膽主春生之氣，膽氣升則藏府之氣皆升，生陽不升，故其狀若死。刺足厥陰，膽病者善太息，膽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膽。中封見血，在內踝前一寸半陷中，仰足取之，伸足得之，刺入四分，留七呼。

馬此又言肝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恐懼

狀若死者，厥陰為陰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之穴，以出血，**王**註以為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裡宛宛中，仰足取陷中，伸足乃得之。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滿，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脾為陰中之至陰，故令人寒。腹中痛，濕熱下行，則腸鳴。上蒸則汗出也。鳴已汗出者，下行極而上也。宜刺足太陰之商

丘，在足內踝下微前三寸陷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馬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脈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故令人腹中

痛熱則腸中鳴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

腎瘧者令人洒洒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腎氣之原手足為諸陽之本邪病則有傷生氣故手足寒也宜取足太陽之精為瞳子故目眴眴然也腎主

生氣之原手足為諸陽之本邪病則有傷生氣故手足寒也宜取足太陽之精為瞳子故目眴眴然也腎主

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多寒少欲閉戶牖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

中焦受邪不能主化故支滿腹大橫脈脾胃之橫絡脈也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

病之時善飢而不能食然在經而不在府也六府止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為六府之長也且將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陽陽明者兩陽合明開于二陽之間主行氣于周身陽盛之氣也故

當取陽明之衝陽搖針以開其穴瀉出其血則陽熱去而立寒矣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則刺跗上之動脈當是衝陽穴也蓋足陽明

聚英。即衝陽穴下。載刺禁論云。刺足跗上。大脈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疑也。則開其空。以出其血。其虛立可止矣。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張

夫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

陰陽明皆主之。又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瘧方欲寒。是邪將入于裏。故當刺手足陽明太陰。使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內外和平。而無偏陰之患矣。

張 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或將寒也。肺為氣之主。而胃為六府之先。脾為五藏之主。腸胃為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註以

井榮主之。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旁五肱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

張

此言瘧病在經絡者。當取其背俞焉。蓋

背故當取背俞。以瀉之。脈滿大急者。邪盛于經脈中也。肱。脇也。傍。倚也。肱俞者。五藏俞之旁。近于肱脇。乃魄戶。神堂。魄門。意舍。志室也。謂當旁五肱俞。各刺其一。肥者深而留之。瘦者淺而疾之。各適其當。以出其血焉。

張 此言瘧脈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瘧脈滿大急。當刺背俞。曰大杼穴者。▲項後第一椎下兩旁。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又用中鍼刺傍五肱俞。曰譙譙穴者。左右各一寸。噫。嘻。去中行開三寸。自附分。魄戶。膏肓。神堂。數至噫。嘻。為第五。故曰五肱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以手重按病人。言噫。嘻。應手。鍼六分。留三呼。為五。吸。灸二七壯。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瘧脈小寔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張

此言經脈之氣虛留者。宜灸足少陰也。蓋經脈之氣。發原于少陰。腎藏

名水臺。能于水中取火。能啟陷氣之陽。故當灸少陰脛下之太谿。以啟經脈之生氣。刺足小指之井穴。以瀉經脈之寔邪。此論攻邪。又當審其正氣也。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五。祛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張

此復申明背俞與祛俞之經氣相通也。曰背俞

陽。膀胱之井穴。與腎為表裡。故刺之。身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

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便平聲

俞各刺其一也。背俞者，離脊骨兩旁各一寸五分，乃五藏之俞也。肱俞者，去脊骨兩旁各三寸，乘于肱，謂脾藏神氣之所舍，故曰魄戶者，謂肺藏魄也。曰神堂者，謂心藏神也。曰意舍者，謂脾藏意也。曰志室者，謂腎藏志也。此肱俞與背俞之氣相通，故當各取之，通其肥瘦，以行其鍼，而至于出血也。此蓋言邪盛于血脈者，取五肱俞，甚而及于五藏者，兼取背俞，是以上節之灸，脛比下之用，藥亦必有別焉。○莫子晉曰：血者，神氣也，故病在經脈而邪傷血者，宜取藏神所舍之俞，然經脈內合五藏，故又當兼取其背俞也。

論此重言癘脈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大椎五肱俞。此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經氣虛者，便于用藥，而不宜用鍼也。脈緩大，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即脈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上節論經脈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陰腎，此言經俞血氣入五藏五行之所生，然有邪有正，有實有虛，而灸利用藥，各有所宜也。

論此言癘脈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癘脈緩大，與前滿大急小寔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調理之，不宜輕用針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此論治癘毋先，后其時，先發如食頃者，俟其癘發如方

凡治癘，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論**此論治癘毋先，后其時，先發如食頃者，俟其癘發如方

其衰也，乃可以治。若大過之，則又失其時矣。此言治癘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

論此言治癘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王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于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于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針，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諸癘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論**此言邪在皮膚，氣分者，宜刺

不見于脈，脈不見者，謂不見滿大急之脈也。當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蓋所出為井，乃經氣始相交會之處，故刺之可泄氣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膚表，氣分有傷，滲滲皮膚之血，故赤如小

巨當先取而去之此言邪在經脈之血與澹滲

指

此言諸癰之脈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癰而脈不見邪盛故脈沉當刺手足十

十二癰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

張

此言邪在藏府經脈者更有刺之之法也十

言厥陰與肝癰陽明與胃癰太陰與脾癰少陰與腎癰各有藏府經氣之不同也故當時察其病形或先

知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已

張

先其發時如食頃者先于未發之前而刺之也

跗肺癰刺手太陰陽明心癰刺手少陰也一刺則病衰二刺則知其字亦當着眼楊元如曰邪在氣分者皆

後其時以刺之蓋氣為陽其性銳故當避其來銳邪在血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

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張

舌下兩脈任脈之廉泉穴也郄中王氏為委中也蓋任

脈統任一身之陰為經絡之海而藏府之經俞皆屬于太陽故

馬

此言刺十二經之癰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癰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脈

兩脈出血乃任脈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廉泉項已下俠

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廉泉領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委中膈中

刺癰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

張

此言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于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必

先問其所先發者先刺之倪冲之曰用三先字者謂邪或舍于頭項而又有兩發之癰者也

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

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項背所痛之處。隨其病而取之。郄中王氏謂委中也。手少陽陰明之十指間者。謂十指間之少衝商陽也。

足痛者。獨取于少陰陽明。張兆璜曰。惟項背之痠。見證不一。有邪入于風府。隨衝氣上下。而日作早晏者。有邪留于項背。而過衝氣。以日作晏者。有邪留于項背之間。而不與衝氣之日作晏者。故擊言之曰。先刺之。

此言凡刺痠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痠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顛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

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背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并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并穴。以出其血。

風癘。癘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蓋太陽之氣主表。邪傷太陽。則表氣虛而惡風。故宜瀉太陽之邪。

此言刺風癘之法也。風癘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

胃俞。足少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胃俞

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膽俞

俞。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筋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鏡鍼鍼絕骨出血。立已。

此風邪深入于骨。筋中者。宜刺足少陽之

面也。風邪入傷骨髓。故痠痛不可按。鏡鍼九針之第一。主瀉陽熱之氣者也。絕骨。在足外踝上三寸

動脈中。鍼二分。留七呼。倪仲宣曰。足跗乃陽明之部分。此風木之邪。賊傷胃土。故名曰附髓病。

此言刺筋痠痛甚之法也。筋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痛也。名曰附髓。有病當以九鍼靈樞論中第

一鍼。日鏡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己矣。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鍼二

分。留七呼。灸三壯。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風癘之病。身體痛者。宜取至陰之經也。脾為陰中之至陰。而外主四肢。肌肉。故

也。土

也。土

也。土

勝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足太陽經之井穴，至陰也。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針一分，留五呼，灸三壯。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此承上文而言，手足三陰之井穴，不宜出血，蓋井穴乃經氣之交，故邪在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邪氣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以泄真陰之氣。張氏璜曰：此申明上文之所謂刺至陰者，當刺至陰之井也。并申明所謂至陰者，非太陽之至陰也。

謂刺至陰者，當刺至陰之井也。并申明所謂至陰者，非太陽之至陰也。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于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也。

癯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此言癯之渴與不渴者，又有水火寒熱之氣化也。上相火主之，故渴者取足少陽，間日者邪入于裡也。夫邪入于裡，則渴是以間二日或間數日者，有陰陽兩勝之，或甚或不甚，若陽分之邪入裏，則有水火寒熱之，或渴或不渴也。

此言癯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癯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勝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溫瘧者，得之冬中于風寒，病氣藏于腎。若汗不出，是邪不能出之于陽，故當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以第四鍼刺骨也。此言刺溫瘧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一，靈樞熱病第一十三。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未有故得之氣厥也，則凡寒熱相移，皆氣逆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帝突問藏府寒熱相移，則為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瘧氣之外內相乘，則為往來之寒熱。如藏熱傳移于府，則為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本篇單論五藏六府寒熱相移。楊元如曰：瘧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知氣厥之所致。倪冲之曰：瘧不死，人病而有死者，傳藏故也。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按下文腎移熱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故也。

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按下文腎移熱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故也。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帝突問藏府寒熱相移，則為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瘧氣之外內相乘，則為往來之寒熱。如藏熱傳移于府，則為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本篇單論五藏六府寒熱相移。楊元如曰：瘧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知氣厥之所致。倪冲之曰：瘧不死，人病而有死者，傳藏故也。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未有故得之氣厥也，則凡寒熱相移，皆氣逆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帝突問藏府寒熱相移，則為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瘧氣之外內相乘，則為往來之寒熱。如藏熱傳移于府，則為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本篇單論五藏六府寒熱相移。楊元如曰：瘧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知氣厥之所致。倪冲之曰：瘧不死，人病而有死者，傳藏故也。

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按下文腎移熱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故也。

傳藏故也。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按下文腎移熱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故也。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脾移寒于肝。癰腫筋攣。肝主血寒則血凝泣。經曰：榮氣不居膈上，肝處膈下。母子之氣上下相通，肝邪上移于心，留于心下，故為膈中。蓋言藏不受邪，五藏之寒熱相移，留藏于藏外，而于藏氣不傷，藏真者也。倪冲之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病藏氣者，生傷藏真者，死。肝移寒于心，狂膈中。肝為陽藏，而木火主

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受心邪，則不能通調水液，而惟下洩矣。肺為金水之原，治之，肺移寒於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裏漿，水之病也。夫在

死證。肺移寒於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裏漿，水之病也。地為

水在天為寒，腎為水藏，肺主生原，是以肺之寒邪下移于腎，而腎之水氣反上通于肺矣。大腸乃肺之府，肺居膈上，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裏漿者，水不流走于腸間矣。倪冲之曰：肺

移于腎，肝移于心，傳其我，所生也。腎移于脾，脾移于肝，侮其所不勝也。心移于肺，乘其己所勝也。腎移寒于肝，肝字的作脾，故下文即云：脾移肝，移

于肝，侮其所不勝也。心移于肺，乘其己所勝也。腎移寒于肝，肝字的作脾，故下文即云：脾移肝，移

王氏誤註為肝，未詳下文大義也。其下文移熱亦是腎。脾移肝也。

此因帝以藏府寒熱相移為問，而先即五藏之移寒者告之也。腎傷于寒，而傳之脾，傳其所勝已者，氣亦衰少矣。惟胃主肉，得寒則為堅，堅久則化為熱，故輕則為腫，重則為癰也。脾病不能運化，故元

寒而筋脈拘急，故為筋攣也。又肝移其所勝已者，其寒盛矣。肉寒而衛氣結聚，故為癰腫。肝藏主筋，肉

氣亂離，故為狂且心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故為隔塞不通也。又心移寒于肺，傳其所不勝者，則

則金被火刑，肺金燥燥，故為肺消。肺消者，飲雖止于一分，而溲則倍之，入少出多，精氣耗散，主死不勝者

俱為寒薄，上下皆無所之，其水氣當客于大腸也。方其疾行，則腸中似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裏漿，此乃

病耳。水之

脾移熱於肝，則為驚衄。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移熱於心，則死。心主君火，而不受

為高消。心肺居于高上，火熱淫于肺，金則金水之液。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瘥。腎者水也，而主骨，腎藏

瘥音熾

證之死

馬

此入即五藏之移熱者告之也。肝藏血又主驚令脾移熱于肝傳其所勝已者其熱盛矣則肝氣必虛故被所勝者乘所不勝當為驚。二火炎熾病不可支故死。陰陽別論云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我所生者然心不受邪以母傳子而二火炎熾病不可支故死。陰陽別論云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肝之謂之生陽。人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居心下而有斜膜上與心相連。故心移熱于肺傳其我勝者則上文心移寒于肺寒蒸為熱而成肺消。今則高亦被熱而成。高消由此推之則肺消難免矣。上文曰死不治而此亦非易治之證矣。一說高證肺消當為二病。肺主氣腎主骨。肺熱有餘傳之于腎傳其我生者則氣與骨而皆熱其骨成瘰而難舉。柔則委弱無力也。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傳其所不勝者其熱盛矣。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久則為益虛也。脾氣不能運化而小腸大腸皆有滯積。如通評虛寔論所謂或便血。或下白沫或下膿血者是也。此則土絕水竭死不可治。

胞移熱於膀胱則癰溺血

張

胞移熱於膀胱故溺血熱則水道燥涸故癰閉也。張兆璜曰藏為陰府為陽故

藏邪相傳有寒有熱府邪相傳但

膀胱移熱於小腸高腸不便上為口糜

張

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高屬

熱不寒蓋寒邪在府亦化熱矣。但

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虛癢為沉

張

而為聚汁也。蓋小

能下滲濕熱之氣反隨經上逆而口為之糜爛矣。小腸移熱於大腸為虛癢為沉

而為聚汁也。蓋小

腸主津液大腸主津小腸移熱于大腸則津液留聚而為伏瘕矣。沉痔也。小腸主火大腸主金火熱淫金則

為腸痔邪氣藏府篇曰腎脈微瀼為沉痔曰沉者抑上古之省文或簡脫即朱聖公曰諸家註釋皆以沉

為伏瘕沉滯按經文用二為字是係二

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

證不可併作一證論當以師註為是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張

五藏六府之

逆乘于胃是以胃熱則消穀善食而身體燥熱則榮衛津液不生故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生氣皆取決

于膽膽氣燥熱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胃氣熱則消穀善食故亦曰食亦

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鼻

張兆璜曰足少陽之熱令人身體懈惰胃氣熱則消穀善食故亦曰食亦

張

膽氣上升則熱隨于腦夾鼻兩旁曰頰辛頰者鼻頰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淵者濁涕下不止也

張

蓋腦為精髓之海髓者骨之充也腦者陰也故腦滲則為涕愚按胞膽腦髓奇

恒之府也。腸胃膀胱四形藏也論奇恒之府相傳者謂膽與腦胞與膀胱無經絡之利通乃熱邪在氣而氣相乘也。至于腸胃之逆傳亦寒熱在氣而不在府故為伏瘕食亦之證而不得從下解。楊元如曰腎

糜武悲切 度伏同入 為之食亦 之入字當 作入腹莫 結切

主藏精而居下腦為精髓之海而居上膽者中精之府也三者並主藏精精氣相通故傳為血蟻瞑目故
膽邪移入于腦此總釋藏府寒熱相移皆在氣而不在經故曰得之氣厥也夫熱氣上升迫于絡脈則為
得之氣厥也此總釋藏府寒熱相移皆在氣而不在經故曰得之氣厥也夫熱氣上升迫于絡脈則為
于氣分而為血蟻瞑目之證併釋經脈內連藏府如藏邪在經入藏則死府邪在經則溜于腸胃而從下
解此邪在藏府氣分故外內相乘則為寒熱之往來藏府相移則為寒熱之氣厥此在氣而不在經故篇
名氣厥論而未結
日得之氣厥也

此以六府之移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靈樞五味篇曰膀
也宣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為癰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正理
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膀胱上口上連于小腸令膀胱皆脹而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盛之
官化物所出令火熱薰蒸其腸隔塞而熱燥不下不得二便且熱上出于口亦為口瘡而糜爛蓋七竅
在上口通腸胃其病如此耳○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于大腸是傳其所勝也兩熱相搏
則血積而為伏瘕其伏瘕則沉于其中也○胃為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腸之熱移之是傳其
其生我者也則胃火愈盛食已如飢故雖多食而肌肉消瘦又謂之食易其亦當作易蓋飲食移易而
過不生肌膚也○胃移熱于膽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膽木生火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
食易○膽脈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凡腦後之穴曲折布繞故膽移熱于腦則辛頰鼻淵辛頰
者鼻頰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此皆熱使之然及其久而傳也則為血蟻為瞑目蓋鼻熱既久
血從上湧故鼻中出血其目亦瞑暗也○凡此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如此皆得之氣逆所致也醫者
能隨各經之氣以預治之則
寒熱可以不至于相移矣

效論篇第三十八

內論五藏六府之效各
有形狀治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歧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肺主氣而位居尊高受百脈之
之邪皆能上歸帝曰願聞其狀歧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
于肺而為欬

客者如客
留舍于其
間蓋邪在

藏府之藏
邪在于募
原之閉募
原者即金
匱所謂皮
膚藏府之
文理乃衛
氣游行出
入之所

脈則入于
藏邪在氣
則薄于藏
之分

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

張此首論欬屬肺藏之本病也。肺為

冷則傷肺。皮毛者肺之合。天之寒邪始傷皮毛。皮毛受邪則邪氣從其合而內傷肺矣。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還循胃口。寒飲入胃則冷飲之邪從肺脈而上至于肺矣。外內之邪合并因而客之。則為肺欬矣。

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

張次論五藏之邪。上歸于肺。而亦為欬也。乘春則肝先受邪。乘

受病如非其秋時。則五藏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欬。甚則為泄。為痛。

張邪各傳與之肺而為邪也。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所主治之。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

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

張此申明五藏各以其時受病也。曰先

效乃肺之本病。故

張此言五藏六府皆能成效。然必肺先受邪而傳之于各經也。言皮毛為肺之合。五藏生氣篇云。肺

風邪則外寒。外內皆寒。所以肺之遂成其欬。而入于胃。從胃脈上至于肺。則肺寒矣。肺寒則內寒。因外受

主之時。則由別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身與天地相參耳。故五藏各以五時感于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

為欬。感之甚者。則為泄。為痛。即如肺主于秋。故肺先受邪。肝主于春。故肝先受邪。心主于夏。故心先受

則肺先受邪。為欬。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以成效也。豈特肺而已哉。

帝曰。何以異之。**張**言何以明其五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張**狀形狀也。肺司呼吸。故

甚則隨氣上。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張**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太甚。為喉介

逆而唾血也。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張**肝脈上

注肺。故欬則兩脇下痛。不可轉者。不可以俛仰也。脇下謂之肱。蓋肝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

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效劇。脾藏居右。故效則右脇下痛。脾氣上通于肺。肺之俞在肩背。故陰引于

仰。脾病則身體皆重。不能動搖。蓋微則腎效之狀。效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效涎。腎脈貫膈入肺中。故

上。乘于肺而為效。甚則病及于本經。肺腎皆積水也。故甚則效涎。

註此言五藏之效。其狀有不同也。肺主氣。又主息。今肺受邪。則發而為喘息。有音以肺屬金。金必有聲。

從心。甚則血隨。唾出。肺氣受傷也。肺起于胸中。出屬心。少陰心經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其支別者。

下痛。痛甚。則咽腫。喉痺。心效之狀如此。足厥陰肝經之脈上貫高。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肝受邪。則兩脇

者。復從胃。別上高。故脾受邪。則兩脇下脹滿。肝效之狀如此。足太陰脾經之脈上貫高。挾咽。其支別

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又腰者。腎之府。故腎受邪。則

效。必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涎隨。效以腎主涎也。腎效之狀如此。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效。則

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帝曰。六府之效。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效。乃移於六府。奈何者。何狀也。安所受病者。病從安

之氣。相參合。故各以時受病。而脾效不已。則胃受之。胃效之狀。效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脾與胃合。脾病

六府之病。又從藏氣。而轉移。脾效不已。則胃受之。胃效之狀。效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脾與胃合。脾病

反逆。故嘔甚。則穀氣消。穀消。則蟲上。故甚。則長蟲出。長蟲。虺蟲。肝效不已。則膽受之。膽效之狀。效而嘔。膽

也。張兆璜曰。胃之精氣。上輸于脾。脾病。傳胃。故胃氣反逆。而為嘔。肝效不已。則膽受之。膽效之狀。效而嘔。膽

汁。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汁也。肺效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效狀。效而遺矢。大腸者。肺之

官。是以上逆。則效下。逆則遺矢。心效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效狀。效而失氣。氣與效俱失。失氣後。氣上逆

則效下。逆則為失。為遺。氣與效俱失者。厥逆。從上下散也。男兆璜曰。陰陽氣厥。則為寒熱。相

移。邪氣上逆。則為效。下逆。則為失。為遺。寒熱之氣。客于形身。則為痛。當知百病皆生于氣也。腎效不已。

則膀胱受之。膀胱效狀。效而遺溺。久效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效狀。效而腹

滿。不欲食飲。靈樞經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

于六府者也。三焦為中瀆之府。故腹滿。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三焦之效

效則上焦不能主納。故不欲食飲也。夫三焦為決瀆之府。膀胱者。津液之所藏。關門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矣。

水聚于胃。則上關于肺。而為效。效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故使人涕唾水氣上乘。故面浮腫。而氣逆也。

此言六府效狀。由五藏所移。而久效則三焦受之。然合五藏六府之效。而未有不聚于胃。關於肺者。

絡脾也。效必以肺受邪。而後傳之于五藏。故五藏效甚。而後各傳于六府。脾之脈屬胃。脾之脈屬胃。

蟲者。蛇蟲也。胃效之狀。如此。則胃受之。胃脈循喉嚨。入缺盆。下高屬胃。故效則必嘔。嘔甚。則長蟲出。長

膽脈從缺盆。以下胸中。貫高。故效則嘔。出膽。其味苦也。膽效之狀。如此。則膽受之。膽受之。則膽受之。

之脈屬大腸。絡肺。相為表裏。故肺效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高。為傳道之府。故效

則遺失穢物也。大腸效狀如此。心之脈屬小腸。小腸之脈入缺盆。絡心。相為表裏。故心效不已。則小腸受之。

小腸受之。小腸之下。即大腸也。今效則下失其氣。其氣與效而俱失也。小腸效狀如此。六府之效。不

已。則三焦受之。此三焦者。非手少陽三焦之三焦。乃上中下三焦也。見于靈樞經。營衛生會篇。其曰。宗氣

出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瀼。下焦如瀆。者是也。上焦在于膻中。

中焦在于中脘。下焦在臍下。陰交。皆在于腹。故效則腹滿。不欲食飲也。若手少陽之三焦。則為右腎之

府。與腹無與。三焦效狀如此。或以手少陽三焦亦為一府。何以無效為疑。殊不知二腎一也。膀胱為

藏六府之效。如此。然皆聚之于胃。以胃為五藏六府之主也。關之于肺。以肺先受邪。而後傳之于別藏。

別府也。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皆以氣逆于上。故耳。此乃藏府效逆之總證也。按李東垣治六府效

方。胃效。用黑梅丸。膽效。用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大腸效。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桃仁湯。不止。用猪苓湯。分

水。小腸效。用芍藥甘草湯。膀胱效。用茯苓甘草湯。三焦效。用錢氏異功散。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焉。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效在五藏。當治其俞。五藏之俞。

乳間。以草度其背。是謂五藏之俞矣。刺之度也。合治內府。故效在六府者。取之于合。胃合于三里。大腸合

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膽合入于陽陵泉。浮腫者。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上海歸德山房校印。

取肺胃之經以治之

馬此言治效文法五藏必治其俞穴六府必治其合穴浮腫必治其藏府之經穴也五藏俞穴者肺俞太淵脾俞太白心俞神門腎俞太谿肝俞太衝是也六府合者大腸合曲池胃合三里小腸合小海膀胱合委中三焦合天井膽合陽陵泉是也若藏府之效而面皆浮腫則隨藏府之經穴而各分治之肺之經穴經渠大腸之經穴陽谿胃之經穴解谿脾之經穴商丘心之經穴靈道小腸之經穴陽谷膀胱之經穴崑崙腎之經穴復溜心包絡之經穴間使三焦之經穴支溝膽之經穴陽輔肝之經穴中封是也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馬首篇悉舉諸痛以為問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已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

馬本經云氣傷痛蓋痛在有形之形身而傷于無形之氣分是病皆生于寒熱七情而者必能驗于人知往古者必能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足于今余問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

已如此則道不惑而知要數之極斯所謂之明道者也

可得令驗於已而發明解惑可得而聞乎

馬經云知一為工知二為上知三為神知斯三者望見其色按其脈問其病也是以帝欲聞此三者之應驗而開發于未明

歧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

馬此因帝欲究言而可知視而可見也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歧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

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血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

馬經氣流轉如環無端寒氣客之則凝泣而不行矣客于脈外則脈縮踈而血少客于脈中則脈滿而氣不通故卒然而痛也

張光璜曰氣為陽血為陰氣無形血有形氣行脈外血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行脈中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正言其形氣交感之要道

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

岐伯曰。寒氣客于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縮則脈絀。絀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炆則痛立止。因

重中於寒。則痛久矣。**張**者為絀。屈也。寒則血凝泣。故脈縮。縮則絀急。而外引小絡。夫經脈為裡。浮而外

即舒。故其痛立止。若復感于寒。則陽氣受傷。故痛久而不止。莫子晉曰。太陽日中之火。寒氣客於經脈

之中。與炆氣相搏。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炆氣從上。則脈充大。而氣血亂。故痛甚不可按

也。**張**榮血行于脈中。陽氣行于脈外。寒邪在脈。與陽氣相搏。則血氣淖澤。而脈滿矣。脈滿故

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張**膜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亦

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則為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為橫連藏府

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真之處。如寒氣客于腸胃膜原之間。則內引小絡。故痛也。夫痛者。陰也。氣為陽。經

絡為陰。是以本篇論痛。皆邪傷于經脈。如邪客于脈外之氣分。而迫于經絡。為痛者。或得炆。或按之。則痛

止。蓋寒邪得氣而易散也。如邪入于經絡。而為痛者。甚則不可按。或雖按之無益。蓋陰分之邪難散也。此

邪在膜原之氣分。牽引小絡。而痛。故按之即止。張兆璜曰。邪在肌腠之脈外。則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

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張**俠脊之脈。伏衝之脈也。伏衝之脈。上循背裡。邪客之則深。按之不能及。故

脈則浮于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于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

張此言衝脈之循于腹者。會于咽喉。而散于脈外也。夫衝脈之循于背者。注于經。其浮而外循于腹者。至

胸中而散于脈外之氣分。故脈不通。則氣因之。而喘動應手。謂脈逆于胸之下。而氣因病于胸之上。喘

動應手者人迎氣口喘急應手也。倪冲之曰分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溢。脈溢則血虛。血虛則痛。其

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此言太陽為足熱之氣。雖寒客于經俞。得氣

陽之脈循于背。而五藏六府之俞皆在太陽之經。故曰背俞之脈。藏府之血氣皆注于俞。故寒客之則脈

溢而血虛。血虛則痛矣。夫心主血脈。五藏六府之俞皆注于心。故相引心而痛。心為陽中之太陽。蓋與太

陽之氣標本相合。是以按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溢。脈急

之則熱氣至而痛止矣。按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肝主血。故寒氣客于厥陰之脈。則血溢。脈急。肝脈布脇肋。循陰器。故脇肋與

陰之肝經寒傷榮。故客厥氣客于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溢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此承上文而言。言

于衝脈背俞厥陰也。厥氣客于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溢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此承上文而言。言

在下。上下相引而為痛也。厥陰之脈上抵少腹。下循陰股。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溢不得

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此言膜原之間。亦有血絡。寒氣客于膜原之血絡。不得

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脾胃之外。膜原之間。留者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積。蓋

言邪在于外內之絡。脈者必轉入于大經。而後乃代謝。如血氣稽留于絡。脈則宿昔而成積矣。宿昔稽留

久也。息止也。大經。府藏之大絡也。寒氣客于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此言

客于五藏。藏陰之氣。厥逆于上。而從上泄。則陰氣內竭矣。陽熱之氣。又未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

入于內。則寒氣虛傷。故卒然痛死。不知人。得陰陽之氣。復反于內。則生矣。寒氣客於小腸。小腸

而嘔也。胃之邪。從下泄。而解。今藏府之邪。皆從上逆。而出者。病氣而不入經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

不得成聚。故後洩腹痛矣。此言寒氣客于小腸之間。轉入于腸內。故不成積聚。而為後洩腹痛也。楊元

府。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瘴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此承上文而言。小腸之邪。不得

稽留而化熱也。小腸為赤腸。乃心藏之府。故感火氣而化熱。瘴消瘴也。小腸主液。腸中熱。則液消。而為瘴

熱矣。焦者。火之氣。感火熱之氣。而為焦渴也。液消熱燥。則受盛之物。堅乾而不可出。故痛閉不通矣。楊元

邪如

曰此篇論寒氣而未結熱氣一條者言寒

卒音猝俱同泣音澁俱同別彼劣切絀

此言諸痛之異皆由于寒氣不通于經脈

或

客于經脈之中則脈逆至縮踈而不通皆不能卒然而痛也

或客于經脈之外則經脈亦寒逆至縮踈而不通皆不能卒然而痛也

湯之外則經脈亦寒逆至縮踈而不通皆不能卒然而痛也

既中于前而後又中于後則重中于寒故痛也

有內熱之氣外出寒氣與熱氣相薄則經脈自滿其痛甚不可按者蓋以寒氣客于經脈之中

因寒而不散內有小絡因寒而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自散小絡謂高間之膜原謂高背之原

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按之無益而痛自若者蓋以寒氣客于小絡自緩故按之而痛止也

陽勝於經之脈俠脊而行者也寒氣客于風門則日深一日雖按之亦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

至發喘應手而動者蓋以寒氣客于衝脈起于關元一在臍下三寸按骨空論云衝脈起于氣衝

令曰關元者蓋任脈當臍中而上行衝脈夾臍兩旁而上行則本起于氣衝而與任脈並行故謂之起

于關元亦可也隨腹直上即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寒氣客于肩俞內通于脈屬足太陽膀胱經不能上故發喘而起

動應手而痛也等心與背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于肩俞內通于脈屬足太陽膀胱經不能上故發喘而起

俞穴皆屬于此經也寒客之則脈自澁其血虛則痛其俞內通于脈屬足太陽膀胱經不能上故發喘而起

相引而痛但按之則腹中之熱氣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高布脇肋少腹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于肝經之上抵少腹則血

于足厥陰肝經之脈此脈循陰股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高布脇肋少腹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于肝經之上抵少腹則血

溢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矣有等腹痛引陰股者蓋肝脈循陰股而上寒氣客于小腸膜之上抵少腹則血

言通為有熱此皆

之

上海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藏府氣色
統于面之
部位詳靈
樞五色篇
吾師曰皮
亦有部故
日盡

靈樞經曰
百病之始
生也皆生
于風雨寒
暑陰陽喜
怒寒暑天
之氣也喜
怒人之氣
也蓋因氣
虛病氣有
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
張言而可知者。言其病而知其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
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張五藏六府之氣色。皆見于面。而各有

矣。中有熱。則色見黃赤。寒則血凝泣。故面
白。脫色也。青黑乃陰寒凝滯之色。故為痛。
張按靈樞五色篇。第
四節義與此同。雖在于內。而面上分部。皆盡有之。視其五
色。此言視之。而可見者。惟辨其面部之色而已。蓋五藏六府。雖在內。而面上分部。皆盡有之。視其五
色。黃赤者為熱。非內熱。則外不黃赤也。白者為寒。非內寒。則外不白也。青黑者為痛。非內痛。則外不
青黑也。此所謂視
之。而可見者。如此。

帝曰。捫而可得。奈何。
張謂按其脈。而
府所主之病。脈也。堅而血者。邪氣寔也。陷下
者。正氣虛也。言邪正虛寔。皆可捫而得之。
張脈者。藏
之。而可見者。如此。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
張夫寒暑運行。天之陰陽也。喜怒七情。人之陰陽也。是以舉痛而論。陰陽寒
北。璜曰。智者之養生。順四時。而適寒溫。和
喜怒。而安居處。則苛疾不起。百病不生。

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
張問寒熱七情。皆傷人氣。而氣有上
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
張怒為肝志。肝主藏血。怒則肝氣上逆。故甚則嘔血。木氣乘脾。喜則氣和
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
張喜乃陽和之氣。故志意和達。榮
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張心氣并于肺。則悲。心悲氣并。則心氣急。心氣上連于肺。心氣急。則肺布而葉舉。不
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鬱于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張心氣并于肺。則悲。心悲氣并。則心氣急。心氣上連于肺。心氣急。則肺布而葉舉。不
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鬱于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鬱于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潛消也。

腎為水藏主藏精而為生氣之原。恐傷腎是以精氣退却而不能上升。膻中為氣之海。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然其原出于下焦。故精氣却則上焦閉。閉則生升之氣還歸于下。而下焦脹矣。上下之不相交通。故氣不行。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張氣客之則腠理閉。而氣不通。故氣收于內矣。吳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張衛行脈外之腠理。汗乃榮血之陰液。夫氣為陰之固陰。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張驚則心氣散而無所倚。神志越而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張勞則腎喘。息于內。陽氣張而汗出于外。外內皆越。故氣耗散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張所以任物謂之心。心而任變謂之思。故思則心神內存。正氣留中而不行。故氣結矣。

此因帝以九氣為問。而伯明言之也。怒則氣上行者。正以肝主于怒。怒則厥氣上逆。故甚則嘔血也。和志已達。榮行經脈之內。衛行分肉之間。自然通利。而無問大氣自然舒緩也。悲則氣消者。正以喜則氣已并于肺。則悲見宣明。五氣論。悲則心氣急。靈樞口問篇云。悲哀愁憂則心動。肺與心皆在膻上。惟心系急。故肺隨系急而上布。其肺葉皆舉。所以焦不通。榮氣在內不能行之。經脈之中。衛氣不得出。以行于諸陽之表。營衛不敷。而熱氣相蒸于其中。故上焦之大氣自為之漸消也。恐則氣下者。正以精氣并于腎。則恐腎脈自足。心湧泉出。內踝上股內後廉。貫脊屬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恐則精氣却而不能上行。上焦自閉。則氣復還于下。下焦透脹。故氣不能上行。而仍在于下也。按新校正。以氣不能行。作氣下行。似于恐則氣下。文理覺順。但腎主恐。其氣原在于下。經脈宜從上行。今日下行。要見從何而下。行有背于足之三陰。自足走腹之義。蓋新校正者。不知經脈之行。故也。寒則氣收者。蓋以寒則腠理閉。衛氣不得行于外。故藏府之氣收斂于內也。吳則氣泄者。正以吳者熱也。熱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于外也。驚則氣亂者。正以心之志為神。驚則心無倚着。神無所歸。宿慮無所定。一故氣因之而亂也。勞則氣耗者。正以人有勞役。則氣動而喘息。其汗必出于外。夫喘則內氣越。汗出則外氣越。故氣以之而耗散也。思則氣結者。正以心之官則思。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其氣留蓄而不行。故氣結也。

腹中論篇第四十

災陰溫土
主氣喜陽
明中見之
燥化

人患吐血
甚多而不
致于死者
乃衝脈行
藏于肝經
之血也

馬 篇內所論者皆腹中之病故名篇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

張 此篇論外不涉于形身內不關乎藏府在于宮城

謂胸膈間乃心主之宮城腹中乃藏府之郭郭也

岐伯對曰名為鼓脹 **張** 因脾土氣虛不能磨穀故也此

食而不能暮食以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張 雞矢取雞屎上之白色者雞

配糞風木此乃脾土艱于運化以致鼓滿不食風木制化土氣陽明燥合太陰醴乃熟穀之液釀以稻未

炊之時稻薪主補益中土而先行于榮衛者也故一劑則腹中溫和二劑其病乃已 **張** 張兆璜曰雞鳴于寅

矣又說者曰羽蟲無肺故無前陰屎中之白者精也

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

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于腹也

張 飲食不節則復傷其脾故時有復發也或雖非飲食

慎節于飲食也 **張** 矢屎同靈樞壽夭剛柔篇末節

不節值其病且已之時而即受其飲食故當病氣聚

于腹此深戒其 **張** 有馬矢溫中其矢亦與屎同

馬 此論鼓脹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心腹脹滿且食而不能暮食蓋以脹則不能再食耳伯

禮方見醫學正傳古今醫鑑袖珍等書及他書甚多雞屎用乾者八合炒香以無灰好酒三碗入之共

煎至乾一半許用布濾出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後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後漸有網

紋又飲一次則漸細至膝上而病愈矣但雞屎用羯雞者氣全又山間畜之者更效要知山間多吞毒

蟲而有以毒攻毒之意其愈後有腹脹者特以飲食不節故耳正以病將愈時而飲食復傷則邪氣

復聚于腹所以為之再聚也慎哉

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

何以得之 **張** 上節論腹中氣虛其病在脾此論腹中血脫所傷在肝也夫血乃中焦水穀之十專精者行

衝脈循腹上行至胸中而散克膚熱肉淡滲于毫毛而生皮膚則歸藏于肝寤則隨衛氣而復行于皮

舉女子之
月事以明
胞中之血
上藏于肝

鱒賊同慮
簡同本草
作簡如

肝氣大傷有病胸脇支滿者肝虛而脹滿也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肝氣傷故妨于食也肝臭臊肺臭腥
不能淡滲皮毛則肺虛無所歸藏于肝則肝虛肝肺兩虛是以病至則知聞腥臊臭也肺氣虛出清液肝
藏虛先唾血也不能充膚熱肉則四肢冷肝開竅于目故
目眩也肝主疎泄時時前後血者肝無所藏而虛泄矣
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
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
註有入房則傷肝則傷精在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矣
于精血精血虛脫則氣竭矣。楊元如曰傷寒論熱入血室刺肝經之期門本經曰肝傷故月事
衰少是女子之月事發原于胞中上行于衝任布散于皮毛歸藏于肝藏而後下為月事者也
帝曰治
之奈何復以何術
註問治以何藥復
岐伯曰以四烏鱒骨一蘆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

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
註烏鱒骨烏賊魚之骨也鱒魚狀若胞囊中有墨脊上止生一
精血者也如蘆一名茜草又名地血汁可染絳其色紫赤延蔓空通乃生血通經之草也夫魚乃水中動
物屬陰中之陽血中之氣故用之鱒骨四者以布散于四肢也血乃中焦所生用如蘆一者主生聚于中
焦也夫飛者主氣潛者主血卵白主氣卵黃主血雀乃羽蟲潛入大水為蛤故丸用雀卵者因氣竭肝虛
補血而補氣也豆乃腎之穀五者土之數氣血皆中焦所生故宜飯後而服五豆許也鮑魚味鹹氣臭主
利下行故飲鮑魚汁以利腸中而後補及
于肝之傷也張二中曰烏鱒亦寒鳥所化

此論血枯之病而有治之方也帝問病有胸脇支肋俱滿者妨害于食方病將至之時則先聞腥
臊臭
註金匱真言論肝其臭臊論肺其臭腥
先出清液
清涕從鼻而出皆證之在上者王註
以為從竅漏而下者非
先唾血先四支冷先目瞑眩及其病至則時時前後皆出血此為何病伯言
此名為血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曾大脫血凡鼻衄便血吐血皆是也其人不知所慎醉以入房致使
醉則損傷其中氣而竭絕入房則勞其肝氣而受傷蓋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故入房不惟傷
腎而且傷肝也在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也但本節則主女子而言早馴至其後則
腎肝肺三經日以益衰所以先有病諸證而時時前後下血也治之者惟用烏賊骨四蘆茹一二物
并合之以雀卵為丸大如小豆每用五丸先服其藥而飯則後之且飲以鮑魚之汁利其腸中及肝
氣受傷必有積血所以用此物也
王註云烏賊骨蘆茹等病不治血枯然經言用之是攻其所生所
起耳夫醉以入房則腎中精氣耗竭月事衰少不至則中有惡血淹留故用按大觀本草烏賊骨味鹹
冷平無毒主治女子血閉蘆茹味辛酸氣寒有小毒主散惡血雀卵味甘溫平無毒主治男子陰萎
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鮑魚汁俗謂之醃魚酒味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瘀血血痺在四肢不散者

黃帝內經素問卷四
二十七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盛滿也。少腹臍下也。上下

有脈絡之連絡于上下四旁也。伏梁如梁之橫伏于內也。帝曰。伏梁因何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

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不可治以按摩也。如急切欲其解散而按摩之。必致痛而欲死。蓋

有形之部。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高俠胃脘內癰。此下謂少腹陰

脈起于胞中。並足陽明。俠臍左右循腹上行。此因陰中必下膿血。循經而上。則迫及胃脘。生高俠胃脘內

癰。以致留積膿血于腸胃之外。而如囊裏之大小也。張兆璜曰。胃脘正當兩間。曰高俠胃脘內癰者。謂癰

生于高胃之間。乃在胃外之膜原。而非胃上也。朱聖公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者謂

曰。此係熱中之病。故在陰則下膿血。上則迫生胃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者謂

癰在于高胃之間。病者不覺。故癰膿漸積于腹中。而成裏大也。臍。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按。勿動者。不可

上。乃腹中之氣分。故為逆。臍下。乃胞中之血分。易于行泄。故為從。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按。勿動者。不可

亟急也。言亟當迎而奪之。以寫之。其刺取之法。用圓利針。微大。第七十二。今七。另有熊宗立補遺。具此

其未反小其身。今可深納。以取癰瘰。此論在針經之刺法中。第七十二。今七。另有熊宗立補遺。具此

並無此語。此論伏梁之證。而有亟奪之法也。帝問有病少腹盛滿。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皆有根。相連。此為何病。

帝曰。人有身體脾股胛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此論邪留氣分而為伏

是以身體股肱皆腫。風為陽邪，傷人陽氣。此其氣溢于大腸，而着于育。育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
 大腸謂大腸之外，空郭之間。風邪之氣，充溢于大腸之外，而留着于育。不可動之，動之為水瀉泄之病。
 育乃膏肓，即膜原之屬。育之原出于膀胱，正在臍下，故遠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瀉泄之病。
 不可動者，不可妄攻以動之也。蓋風邪之根，留于臍下，動之則小便為之不利矣。
 則風氣淫決而鼓動其水矣。水溢于上，則小便為之不利矣。
 名同而異者。
 此亦論伏梁之證，而戒其不可以輕動也。衝脈與足少陰之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臍中，循脊骨內廉，並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臍下三寸，關元之分，俠臍直上，循腹各行，會于咽喉，故身體脾股肱皆腫，遠臍而痛也。病雖名曰伏梁，亦有風入此以為諸證之根。且衝脈與大腸相附，故其病氣溢于大腸，而着于育。育之原出于膀胱，不可輕易動之。若動之，當為水瀉泄難。海又名下育，正在臍下，故環臍而痛者，此耳。大凡得此疾者，慎不可輕易動之。若動之，當為水瀉泄難。瀉之病，正以衝脈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其上行者，起于胞中，上出臍下關元之分，故不可動之者，如此。何也？蓋用毒藥以攻之，則病本在下，又復重下，將使氣壅于下，而不復得疏也。由此觀之，則日逐升散之法，為可施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
 之虛滿也。高粱厚味也。芳草芳香之草。石藥，金石之藥也。芳草，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之氣升散為陽，故令人發狂。金石之藥，沉重為陰，故令人發癩。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
 淫欲則精血耗竭，是以熱中消中，多生于富貴之人。如不豐美其食，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是不合其心，留中之病，宜于上下分消。若禁芳草石藥，故病不能愈。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散也。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慄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此言腹中乃脾土所主，土位中央，其氣和緩，故不可妄施升降。

此言過于高粱致傷脾土，若再服芳草石藥，是重虛。

此言恬淡和緩之大。此言腹中之氣，脾所主也。和柔散化土之德也。熱中消中，有虛有寔，皆為熱。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此言腹中之氣，脾所主也。和柔散化土之德也。熱中消中，有虛有寔，皆為熱。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土氣厚者
可服此而
使之上下
分清

重平聲

于甲乙。至甲乙日。恐有勝尅
之變。故至期更當別論也。

論此詳熱中消中者。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正以多喜曰癩。多怒曰狂。彼石藥發癩芳草發狂。故卑然而熱中消中。乃富貴人之疾。今禁高粱則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則病又不愈。此帝之所以疑也。通評虛寔論曰。凡治消瘵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又奇病論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伯言芳草氣美。石藥氣悍。皆急疾堅勁。非性緩心。和者。不可以輕服。何也。正以熱消二證。熱氣在內者。標悍而約氣急。疾堅勁。苟輕服之。則二者相遇。恐傷脾氣。至甲乙日診之。則脾氣之傷。否見矣。蓋脾者土也。土惡木尅。凡服此藥者。遇甲乙日。則木必勝土。藥之為害。不容掩也。

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論**以下三節。復申明腹中之氣。與外主于肌。與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不同也。腹中之血者。起于胞中。散于脈外。與十二經脈之血不同也。是以腹中之氣血虛。脫則為消中之虛。脹腹中之血裏氣傷。皆為有餘之伏梁。今復論腹中之氣。反厥逆于上。則為膺頸胸腹之脹。痛滿腫下節。論腹中之血氣和平。則為懷子之且生。末節論二陽之氣。反下入于陰。則為腹中之脹。當知血氣流行。而又各有所主之部署也。俛冲之曰。胸腹脹滿者。因中氣厥逆于上。而虛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瘳。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瘳。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論**夫諸陽之氣。上逆于上。是陽氣重上。而有餘于上矣。夫陽氣陷下。則灸之。今陽盛于上。而反灸之。則陽熱之氣。反入于經脈。之陰。則為瘳。若以石砭之。則陽氣外泄。而虛。虛則狂矣。氣并者。血氣合并也。須其厥逆之氣。與血相并。而後治之。可使全也。張兆璜曰。脾氣主于腹中。行于肌肉。乃五藏元真之氣也。衝脈之血。亦從胸中。而散于肌。腠皮膚膚之間。故與脾氣并合。須其氣并者。使氣歸于肌。腠而與血交并。如石之則泄于皮膚之外。灸之。則逆于經脈之中。

此論厥逆之證。必待其陰陽氣并。而後可治之也。膺頸胸腹皆在上中二焦也。今膺腫頸痛胸滿腹脹。則下氣逆上。病名曰厥逆。斯時也。陽氣重上。而在上為有餘。灸之。則陽氣隨火而入。陰分。火與陽氣俱入。陰不能支。故為瘳。石之。則陽氣在上。而又乘針出。則陽氣益虛。虛則狂。必須其陽氣從上而降。陰氣從下而升。陰陽相并。然後治之。或灸或鍼。可使全也。所謂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按此乃內

氣從下而升。陰陽相并。然後治之。或灸或鍼。可使全也。所謂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按此乃內

脈中之精血和平在女子則為懷妊在男子則為無病此篇大意重在腹中之血非經脈中之氣也非三陽之氣也是以陽盛而內入于陰中則為脈脹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

張此論腹中之血氣和平而有生成之造化也夫氣主生物血主成物懷子者血氣之

相和也且生者謂血氣之所以成胎者虛繫于腹中而無經脈之牽帶故至十月之期可虛脫而出當知月事懷妊之血在氣分而不在經脈也身有病者月事不來也無邪脈者血氣和平也○楊元如曰至哉坤元資生萬物腹中之氣坤土之事也是以白朮補脾為養胎之聖葯衝任

馬此言懷子之將生者身雖經閉而脈則無病也身有病者經閉也無邪脈者尺中之脈和勻也大凡阻少止脈甚滑疾蓋男女正成形質其氣未定也至五六月已後則形質已定男女既分及八九月十月

其脈平和如無娠然非醫工深明脈理病家肯明言者難以診而知也▲脈訣云滑疾不散胎三月但疾而散五月母至六月已後則疾速亦無矣然亦有始終洪數不變者其氣甚盛不可以一例拘也故帝問懷子將生者何以知之正此意耳伯言身雖有經閉之病而寔無經閉之脈彼經閉之脈尺中

來而斷絕或按之全無者是也此則脈體平和勻靜乃無病之脈蓋至于八九十月而然正懷子將生之候耳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

入陰也夫陽入于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臍脹而頭痛也帝曰善**張**此言三陽之氣主于形身之表如下入

也陽脈盛者三陽之氣動之也是以人迎之脈一盛或在少陽之氣二盛或在太陽之氣三盛或在陽明

之氣三陽俱盛當主病熱頭疼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如陽入于陰又當病在頭與腹乃臍脹而頭

痛也蓋言表裏陰陽之氣各有所主之部署如陰氣厥逆于上則為膺頸腫痛陽氣下入于陰中則為腹

中臍脹也○莫仲超曰伯言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謂陽脈之盛乃三陽之氣動之兼申明陽入于陰乃是三陽之氣而非三陽之經脈也傷寒論曰藏府相連邪高痛下此言經病于表陽之上而下連于裏陰經脈上下相連故病在上而痛在下也當知病在經脈而隨經下入于裏陰者則痛而不脹此病

在陰分而陽氣下入于腹中故脹而不痛也此言病熱而有所痛者正以外感之疾陽畢入陰故外頭痛而內腹脹也蓋凡病熱者屬于陽脈乃三陽經之脈動也故左手寸部名曰人迎正三陽經之脈動所以候外感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終始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舉痛篇論
病在氣腰
痛篇論病
在經腹中
論兼氣與
血而又與
在外之氣
血各別
腰者要也
前後圓轉
一週皆謂
之腰要平
聲

禁服五色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三陽既畢則入之三陰。經分矣。陽入于陰。故頭主陽。腹主陰。在陰當腹膜脹。而在陽當頭痛也。熱病之有所痛者。其義如此。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內刺腰痛。故名。後人不知諸經皆能腰痛。而止曰腎虛者淺矣。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

按此篇承上章。而復記病在形身之外。經絡之間。令人腰痛。者有刺取之法也。夫身之中。在內為腹。在外為腰。腹中之

血氣不循經而灌于膜原。郭郭之間。是以為病。則胸滿腹脹。為治所不宜灸。至于陰陽經脈皆從腰而

循轉。是以為病。則痛于有形。為治皆所當刺取。此形身外內之名有別也。所謂之脈者。足之三陰三陽及

奇經之八脈。皆循腰而上。惟足太陽之脈。從膝股內廉入腹屬脾。以主腹中。故不論于外也。男兆橫問

曰。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八脈。有從腰脊而上。循于頭項。有從胸腹而上。屬于膈喉。令獨主腰痛者。何也

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而帶脈橫束于其間。是以無病。則天地交。刺其郛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

而經脈調病在經氣阻滯于其間。而為痛。故諸脈皆足令人腰痛也。腰痛。上下不能疎通。故引項脊尻背如

血。重狀也。王冰以委中為郛中。在膝後屈處。出血者。瀉而疎之也。脊無見血者。正月太陽黃。故不宜出

血。以泄太陽方或之氣。按此篇記經脈為病。而痛于腰之寔證。與內傷肝腎。外病筋骨之虛痛者。不同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復仰。不可以顧。少陽之氣主夏。而夏氣在皮。以故皮

循不可以復仰者。經脈病而樞折也。足少陽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

之脈。從目銳眥循項至肩。故不可以回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

血。張表主夏之三氣。故夏無見血。○莫冲之曰。太陽之氣生于水中。故主正月寅而始盛。少陽為君。火

之相故為心之所表方少陽主初生之氣者少陽先天之所生也少陽為君之表者少陽之上相火主之也太陽正月寅者太陽從水中之所生也太陽主夏火之氣者太陽之後天也陰陽之道推散無窮學者當詳究其妙

馬此言膽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脈遠髮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如以鍼刺其皮出中循循然不可俛仰又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陽明之前至肩上交亦惟刺其成骨之端出血按王註云成骨謂膝外近下髌骨上端兩起骨相並間陷中容指者也髌骨所成柱膝髌骨故謂之成骨也然少陽合肝肝主于春夏時火王則木衰故夏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
馬不可回顧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入缺盆經脈強急于前故

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陽明脈病則神氣乃虛精神虛亂卒然見非常物神不足則悲也
刺陽明于髌前三痛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
馬三痛者乃虛精神虛亂卒然見非常物神不足則悲也
者足之三里及上廉下廉也陽明居中土故當上下以和之陽明主秋令故秋無見血楊元如曰少陽太陽之氣生于下焦水中而合于上焦君相之火故有先後天之分陽明之氣生于中焦水穀而居中土故獨至于秋令也

馬此言胃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脈起于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又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衝而合以下髌故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且陽虛故悲也刺之者亦惟于髌前三里刺三痛上下和出之血按膝下三寸髌骨外廉兩筋間刺一寸留七呼灸三壯但陽明合脾主長夏秋時金王則土衰故秋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足少陰令人腰痛引脊內廉
馬足少陰之脈上股內廉貫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痛春無見血出血太多

不可復也
馬內踝上二痛取左右之太谿也夫血乃精水之所生腎主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春時出血則洩其所藏是以多則不可復矣

馬上文言足三陽之腰痛者盡矣而已下二節則言足少陰厥陰但足太陰之腰痛據繆刺論則本篇末節所言者是也此一節言腎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

令人腰痛。痛引脊之內廉也。刺之者。亦惟于內踝上復溜穴。刺之二病。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分。灸五壯。但春時木王。則水衰。故春無見血。與足太陽同。若出血太多。則腰痛如張弓。弦蓋刺厥陰之脈。

厥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在臑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臑。臑腫之問。魚腹之外。循之有脈累累然者。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病。肝主語。故其病若此者。于臑踵之外。刺之三病。三病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

如弓弦者。所病在經也。善言不慧者。病厥陰之氣。而有是証也。三陰三陽之主。腰痛有卑病在經者。有病經而及乎氣者。故以此節分而論之。

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病。此言肝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厥陰脈自陰股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與太陰少陽結于腰。下俠脊第三第四骨空之中。其穴即中膠下膠。故腰痛則中如張弓弩之弦也。循其分肉。有血絡累累然。乃刺之。此正當蠡溝穴耳。內髀骨前上五寸。屬肝之絡。穴鉞二分。留三呼。灸七壯。且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病則善言。然風盛則昏冒。故默默然不慧也。曰善者。猶善欠善呻之謂。刺之者。止三病而已。按靈樞經脈篇亦云。足厥陰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使仰。

解脈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眈眈然。時遺溲。解脈者。散行橫解之絡。脈也。蓋經脈為裡。浮而橫者。為絡。絡太。陽之氣分。故痛引肩。目。時遺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膝後筋肉分間。洩而宜取。太陽之郄也。散上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也。郄外廉之橫脈。穴外之橫絡也。鉞經云。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故宜瀉出其血。黑變赤而止。倪冲之曰。邪在橫解之絡。脈。故亦取橫脈。以瀉之。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此復論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適。是以令人腰痛。如引帶。腰似折者。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有結絡如黍米。視而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勝胱下入臑中。又其支別者。從臑內別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兩脈如繩之解。腰故名解脈。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眈眈然。不明時遺溲。皆勝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

橫脈有血絡橫見迨然紫黑而或滿者乃刺之當見黑血必候其赤變血色乃止針也。不唯是也。又足太陽之別脈自肩而別下循背脊至腰而橫入髀外後廉下合腓中故解脈令人腰痛。又如引帶如折腰之狀。又且善恐。膀胱與腎為表裡。腎虛則多恐也。刺解脈而此日却中。此其有不同耳。却中即委中。其血射必黑。刺之見赤血而止。鍼上文言却之外廉橫脈而此日却中。此其有不同耳。却中即委中。三壯按此節雖言解脈其寔是膀胱經腰痛也。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
此論陽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蹻脈有陰陽。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為經。不當數者為絡。是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三寸。以

急陰也。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為三痛。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三寸。以

附陽為却直上循股外廉。故宜取外踝絕骨之處。
此言同陰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同陰之脈者。謂膽經之脈。同于足厥陰肝經也。足少

端曰陽輔穴者。刺之為三痛。
此論陽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三寸。以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
此論陽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陽維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三寸。以

下間去地一尺所。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上踝七寸是離。此一尺所矣。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

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使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此論帶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衡絡也。帶脈橫絡于腰間。故曰橫絡之脈。夫足之三陽循腰而下。足之三陰及奇經之脈皆循腰而上。病則上下不通。陰陽閉阻。而為腰痛之證。惟帶脈橫束于其間。無上下之相貫。故必因舉重傷腰。以至橫絡之脈絕。傷而惡血歸之。令人腰痛。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為二痛。出血。

不可使仰也。蓋隨帶脈之橫形而取之。按靈樞經曰。足少陽之正。主臛中。別走太陽之絡。以取之。至

矣。橫取二痛者。蓋隨帶脈之橫形而取之。按靈樞經曰。足少陽之正。主臛中。別走太陽之絡。以取之。至

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是帶脈之下。連于足少陰。太陽故當從浮郄而上。循太陽之絡。以取之。

此言衡絡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衡者。橫也。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而下。中外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之穴。曰委陽。殷門者。為二痛。出血。委陽風扶下一寸六分。鍼七分。留五呼。灸三壯。殷門承扶下六寸。鍼七分。其六寸與六寸六分。不甚相遠。故總曰數寸。

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此論任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任脈名曰會陰。任脈統任一身之陰。汗乃陰液。故漯漯然汗出也。汗乾則液竭。故令人欲飲。飲已欲走。起于至陰。與督脈交會。分而上行。故

人欲飲。走者。陽象也。任與督脈上下相交。飲已欲走者。陰液周而交于陽也。刺直陽之脈。上三痛。在躄

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出血。直陽之脈。督脈也。督脈總督一身之陽。貫脊直上。故曰直陽。其原起

者。循足太陽之絡。以瀉之也。按會陰節後。當有刺條。刺直陽前。宜有腰痛。或簡脫與抑督。與任交。病在陰

而取之。陽即滑伯仁曰。任督二脈。一源而二歧。一在于身之前。一行于身之後。又督脈別絡。自長強定

任脈者。由小腹直上。貫膈中央。入喉上。頤會。太陽于睛明穴。是任督二脈。陰陽合并。分而上行。然其間又

有交會之處。張兆璜曰。飲已欲走。是陰入于陽。故當從督以瀉。任且任脈循于腹。而其痛在腰。是所病之

在任。而所成之證。在督也。此言會陰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利之之法也。會陰者。本任脈經之穴名。督脈由會陰而行于背。則

會于後陰。故曰會陰之脈。其所通之上。漯漯然汗出。汗液既出。則腎燥陰虛。故汗乾。即欲飲水。以救

腎水。既入腹。已陰氣復至。故欲走。刺之者。當刺直陽之脈。上三痛。直陽之脈。使脊下

行貫鬻下至臍中。下循臍過外踝之後，直而行者，故曰直陽之脈也。躡為陽躡，即中脈穴，却為委中。今穴在躡之上，却之下，約有五寸，則承筋穴是也。正與上下相平。若橫居然，視其血絡之盛者，出血可也。

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此論陰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陰維之脈起于足少陰，築賓穴為

陰維之郛，故名飛揚者，謂陰維之原從太陽之脈走少陰而起者也。怫怫然，鬱怒貌。腎病者，意不樂，氣并于腎則恐也。朱永年曰：任督二脈與陽維陰維躡，皆陰陽互相交會而起。

刺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陰維之脈，故于內踝上五寸，肱內分中，上循股內廉，乃足少陰與陰維交會之處。

此言飛陽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飛陽本足太陽經穴名也。此穴為足太陽之絡，別走少陰，其令人腰痛，痛之上，怫怫然，言其腫如有所怒而然也。惟其別走少陰，少陰之脈從腎上貫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其生于腎，悲者生于心，刺之者，亦惟刺內踝上五寸之築賓穴，係足少陰腎經也。在少陰之前，與陰維為合，正所以治飛陽之腰痛耳。內踝上五寸，肱分中，陰維之別，鍼四分，留五呼，灸三壯。

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此論陰躡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陰躡者，上內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為郛，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出人迎之前，至咽喉，交目內眥，合于太陽。陽躡是以痛引膺，目眩眩然，交足太陽，故甚則反折，循咽喉，故舌卷不能言也。馬蒔曰：昌陽即足少陰穴名，一名復溜。刺內筋為二痛，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此言昌陽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昌陽係足少陰腎經穴名，又名復溜。人伏白，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此言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躡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痛，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洩。此論衝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衝脈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

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灌于皮膚。滲于脈外。故名散脈也。衝脈為十二經脈之原。心主血。脈故痛而熱。熱甚生煩。其循于腹者。出于氣街。俠臍下兩旁各五分。至橫骨一。寸。經脈阻滯于其間。如腰

下。如有橫木居其中。起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脈為三痛。此論衝脈者。其輪上在于大行。下出于胞中。故甚則遺洩。

廉者。取衝脈之下俞也。以上論奇經之八脈。皆是循腰而上。所以並主腰痛。刺散脈之法也。散脈者。王註以為足太陰之別也。散行而上。故名其脈循

惟在膝前。內側骨肉分間。乃輔骨之下。下廉。肱肉之兩間也。給外廉者。太陰之絡。色青而見者。也。輔骨

之下。後有大筋。結束膝前之骨。令其連屬。取此筋骨繫束之處。脈以去其病。是曰地機。三刺而已。故曰

東脈為之三痛也。膝下五寸。膝內側輔骨下陷中。伸足取之。足太陰却別走上一寸。有空鉞五分。灸

三壯。愚于此節散脈有疑。何王註便以為足太陰之地機。徧攷他處。又無散脈之說。但按地機穴亦治

腰痛。不可俛仰。故且從王註耳。高明者正之。

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效。效則筋縮急。此論肉里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肉者。分肉。里者。肌肉。文

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鉞所及。與法相同。蓋謂谿谷分肉之間。亦有穴會。循

脈往來。邪氣淫溢。用微針。取之。與取絡脈之法相同。夫分肉起于筋骨。屬于氣分。效則動氣。故不可以效

效則筋縮急也。刺肉里之脈。為二痛。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此論二痛者。取左右二足穴也。足少陽陽輔穴

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脈也。夫肌肉之文理。屬骨而生。從筋而起。足少陽屬骨。主筋。故取少陽之分

肉穴也。按分肉之間。谿谷之會。小痺淫溢。循脈往來。能令人腰痛也。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令人腰痛。是以首論橫解之絡脈為痛。末論肉里之問。亦循脈而為腰痛也。

論此言肉里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膽經。有陽輔穴。又名分肉。故王氏以肉里為分肉。肉里之脈。令人腰痛。痛則不可以效。效則筋縮急。蓋足少陽主筋。故也。刺之者。亦惟取分肉之脈。為二痛。其穴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外。本經絕骨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正穴也。足外踝上四寸。輸骨前。銳骨端。三分。去坵墟七寸。鉞五分。留五呼。灸三壯。按以肉里為分肉。亦可疑。但筋縮急。乃膽

經所主試觀陽陵泉為筋會則在膽經為
有理况考分肉穴治腰溶溶若坐水中

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兀兀然目眩眩欲僮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張此論經俞為病而令人腰痛也夫五

陽之脈俠脊抵腰上至于頭目是以腰痛俠脊而上及于頭目者邪入于經會也凡短羽之鳥背強欲
舒之象陽盛者不能使故欲僮仆也夫邪之傷于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絡孫絡滿則傳入于絡脈
留而不去傳舍于經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俞邪中于經雖有淺深然皆在于形身上下之間故並主腰
痛是以論肉里之膚腠解脈之橫絡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經脈以至於太陽俠脊之經俞為痛之見
證各有不同而取
刺亦各有法也

馬此言腰痛之證有關於足太陽者當即其本經而刺之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
巔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腰痛之疾有俠脊而痛者至頭兀兀
然成無己釋傷寒論以為伸頸之貌也目眩眩然者以其起于內眥睛明穴故目中似有不明也氣

并于上故病在上刺之者亦惟取下之郄中穴即委中也刺之出血則氣降而疾愈矣
中動脈陷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使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張此論

陰陽之氣不和而令人腰痛也痛上寒者腰以上寒也痛上熱者腰以上熱也夫陰陽二氣皆出于下焦
陽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寒陰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熱蓋氣阻于陰陽上下之間故腰痛也太陽
巨陽也為諸陽主氣陽明間于二陽之間為陽盛之經故上寒者當取此二經以疎三陽之氣少陽主樞
故不可使仰者當取足少陽也厥陰主一陰初生之氣故上熱者取足厥陰少陰之氣中合于陽明上合
于肺藏陰氣逆于下故中熱而喘也郄中穴謂
經穴之空隙為郄陰郄者足少陰之築賓穴也

馬此言腰痛而可顧者有此四證當分經以治之也即下節觀之則此節乃腰痛而可顧者也故言腰
痛而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之穴而使之熱焉可也其所痛之上

熱則刺足厥陰肝經之穴而使之寒焉可也其痛不可以使仰則刺足少陽膽經之穴可也其痛時中
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與足太陽膀胱經之郄中出血可也
▲據下節王氏以刺足少陰為湧
泉大鍾二穴却
中分寸見前

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

張按此以下至引脊內廉刺足少陰係衍文謹照王氏原註王冰曰上寒陰在膝下三寸膝外廉兩筋肉上熱刺足太陰

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

主之湧泉在足心陷者中足少陰脈所出

張下五寸足太陰之郄也

張此言腰痛不可顧者有此三證亦當分經以治之也又言腰痛不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陽明胃經之穴

熱則刺足太陰脾經之穴

穴▲王氏以為湧泉大鍾主之湧泉足心陷中屈足指蹠死中踈取之鉞三分留三呼無令出血灸

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

兩筋間針二分留七呼灸三壯

大便難刺足少陰

張王冰曰湧泉主之

少腹滿刺足厥陰

張王氏以為湧泉主之見前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

張王冰曰如折束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

引脊內廉刺足少陰

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并無乃王氏所添也今注云從

繆刺篇曰
邪客于足
太陰之絡
令人腰痛
引少腹控
眇不可以
仰息同于
尻之解以
月生死為
數

腰痛上寒。至並合末書十九字。亦非王冰之語。蓋後人所加也。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此復結足太陰之絡而為腰痛也。控引也。眇季脇空處也。足太陰之絡從脾合陽明。

上貫尻骨中與厥陰少陽結于下髻。而循尻內入腹上絡。嗑故腰痛引少腹而控眇也。腹眇拘急故不可。以仰息。按此篇承上章之論腹中。而并記刺形身之腰痛。足之三陰三陽皆循腰而上下。而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廉入腹屬脾。以主腹中。是以首節止論少陰厥陰而不及于足太陰也。然太陰之刺腰尻交者。兩支別從脾貫尻。亦令人腰痛。故復記于篇末。以使後學知形身外內經絡之各有別也。

刺腰尻交者。兩踝腫上。以月生死為痛數。發鍼立已。腰尻交者。腰下胘骨間。乃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于其也。以月生死為數者。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漸少之。蓋月生則人之血氣漸盛。月虧則人之血氣漸衰。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痛數。蓋針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瀉。故以月之生死為期。張兆璜曰。月晦始蘇。日朔。每月朔日。是月始生之一日也。

左取右。右取左。當以左右兩間取之。若在橫解之浮絡。是又富總取却外。眇音秒。本節備見繆刺論。原之橫脈矣。仰字下有息字。眇音申。

此言腰痛而內引少腹。控其眇處。不可以仰者。當有刺之之法也。控按也。眇季脇之下。空軟處也。腰尻交者。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于中。故曰腰尻交也。兩踝即腰骨兩旁起骨也。脾兩踝骨下隴起肉也。按此節備見繆刺論。彼邪云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則知此係脾經腰痛也。足太陰之絡從脾合陽明。上貫尻骨。與厥陰少陽結于下髻。而循尻骨入腹上絡。嗑貫舌中。故腰痛則引小腹而皆痛。按其眇。則絡脈拘急。不可以伸仰而喘息也。刺之者。亦惟在腰尻之交。兩踝腫之上。即入髻中之第四髻。下髻穴也。以月生死為痛數者。繆刺論云。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蓋望日已前為月生。漸次加多。望日以後為月死。漸次加少。左痛則取右。右痛則取左。正所謂繆刺也。

風論篇第四十二

內論五藏六府之風。故名後世論風。當祖此篇。奈以中風傷風。及癘風偏枯。各立為一門。致使後人視中風為重。傷風為輕。不知此篇曰。中曰傷。無以異也。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厲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風乃陽動之邪。而入之表裏陰陽血氣藏府。又有虛有實。故其為氣也。善行而數變。因其善行數變。是以或為寒熱。或為

偏枯。或外在于形身。或内至于藏府。其病各異。其名不同也。

馬 此帝悉舉風病名色。為問。而欲解其義也。

扶音秩
數音朔
衰去聲

寒熱在脈
中故曰寒
中熱中
脈中之邪
復從皮膚
而出

膜晶真切
稱人切起
也引起也
邪氣脹肉

歧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洩。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

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扶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馬** 此論風邪客于皮膚之間。乃三焦通會元真

之處。風邪客之。則氣不內通。邪不外泄。風動之邪。善行而數變。動而腠理開。則元氣弛。而洒然寒。變而腠

理閉。則邪熱留。而胸膈悶。其為寒也。則三焦虛。而食飲衰。其為熱也。則邪熱盛。而肌肉鑠。扶慄振寒貌。蓋

言邪之所勝。其正必虛。正氣為邪所傷。故使人扶慄而不能食也。名曰寒熱。

馬 此即風證之有寒熱。自皮膚而入者也。洒然寒貌。悶不爽貌。扶慄振寒貌。言風氣藏于皮膚之間。內

不得通之。而入外不得泄之。而出是風者。真善于行動。而數能變化者也。方其腠理開時。則風得客

之者。洒然而寒。及其閉也。則寒極為熱。者蒸然而悶。其寒則寒氣入胃。飲食衰少。熱則熱氣內藏。肌肉漸消。寒熱交作。使人扶慄而不能食。此所以名之為寒熱也。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

為寒中。而泣出。**馬** 此論風邪客于脈中。而為寒熱也。夫血脈生于陽明胃府。如風傷陽明。邪正之氣并入

瘦薄。則血脈之神氣外洩。而為寒。脈中寒。則精神去。而涕泣出。此言風證有熱中寒中二證。皆自陽明而入者也。陽明者。即足陽明胃經脈也。胃脈起于鼻。交頰中

陽明經。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循喉嚨。入缺盆。下高。屬胃。故風氣與

而目黃。其人瘦者。則腠理開。疎風氣仍復外泄。而寒。所以內無風氣。則內無所蒸。乃為寒中。而泣出。夫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而有瘍。衛氣有所凝

上節論風
從氣而入
于脈此論
風行脈而
散于氣榮
衛外內之
交通也

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張此論風邪傷衛而為腫瘍不仁也。足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背脊而絡藏府之脈，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項之風府，亦循背脊而日下

一節是以風客太陽，與太陽之氣俱入于項背之間，行諸脈，衛氣散于分肉，轉于衛氣，以致衛氣所行之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高起，而有癰瘍。衛氣凝滯于項背之間，不能循行于周身之膚腠，故其肌肉麻痺而

不知痛痒也。北璜曰：風傷陽明之氣入胃而循于脈中，風行太陽之脈，復散于肌肉，而轉于衛氣，是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主肌，而主肉也。

張此言風證之內有不仁，自太陽而入者也。十一經以足太陽為巨陽，凡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在于背，而屬之于太陽經者也。風氣與太陽俱入，必自風門而感者，行諸脈，衛氣散于分肉之間，彼衛氣天

目開則出自睛明穴，亦行諸脈，衛氣散于分肉之間，令風氣欲入而衛氣欲出，彼此相犯，其所行之道路不利，故風寒凝聚于肌肉，而肌肉憤脹，瘡瘍遍體，衛氣亦有所凝而不能行，故其肉有不仁。雖冷熱

痛痒而皆不知也。蓋果核中有仁，惟肉無所知，則若有所凝而不能如仁有生，意矣。遂以不仁名之也。夫帝無此問，而伯對之，蓋因帝缺，此不問耳。

癰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張**此論風傷榮氣而為癰瘍也。附肉也。夫

為衛精氣之營于經者，為營有營氣熱附者，言有因風傷營氣，搏而為熱，熱出于附肉之間，則肌脈外內之氣不通矣。鼻者肺之竅，藏真高于肺，主行榮衛陰陽風邪與榮熱搏于皮膚之外，則榮衛之氣不清，故

使其鼻柱陷壞而色敗。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癰風，或名曰寒熱。**張**此承上文而言，如風寒之邪客于脈，敗惡而皮膚潰癩也。風寒客於脈中而不去，則營氣受傷，亦名曰癰風。夫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故或名曰癰風，寒熱蓋亦

也。風寒之邪客于脈中而不去，則營氣受傷，亦名曰癰風。夫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故或名曰癰風，寒熱蓋亦或為寒中熱中之病，以上二節論風傷榮氣皆名曰癰，如營熱搏于脈外者，為敗壞之癰，癰風寒留于脈

中者，為寒熱之癰，風故曰癰者，有營氣熱附，言有一種癰者，因榮氣之熱外出于附肉之間，營衛邪正之氣相搏，陰陽清濁之氣不清，以致鼻柱敗壞，皮膚癰瘍，此毒癰之甚者也。北璜曰：寒傷營，故風寒客于脈中而

不去，風乃陽熱鼓動之邪，故與營氣為熱而復出于附肉之外，應畧曰：前二節論風傷氣血，後二節論風傷營衛，榮與血氣與衛，故與營氣為熱而復出于附肉之外，應畧曰：前二節論風傷氣血，後二節論風

各有分別，故為病不同。**張**故汗出百日，利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髮眉生而止針，此與此節相同，故錄之。骨空論首二節大風乃初時

所感大風而此則已成為癰矣。此言風證之有癰者，自營氣受傷而然也。營氣者，陰氣也。營氣行于經脈之中，令風氣感之，則營氣

馬熱腐其氣不清，惟鼻為呼吸之所，外焉五氣入于鼻，內焉腐氣出于鼻，致死鼻柱變壞而色敗，惡皮

膚成瘡瘍而潰爛其風寒客于脈而終不能去名曰
癘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立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

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此論風傷五藏之氣而為五藏之風也夫天之十干化生地

時五行十干之氣化而各以時受病也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觀此節曰傷曰中互言則傷中二字無

故曰風曰邪曰傷曰中蓋言不正之風或傷之輕或中之重也別後世名中風門為中風名傷風門為

傷風視中風為重傷風為輕朱丹絡有曰中日傷之辨贅矣

此以五藏之風告之也肝主于春心主于夏脾主于季夏肺主于秋腎主于冬然五藏之正氣虛則

己日脾傷于風而為腎風此五藏之風所由成也帝雖未及問而伯告之者如此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為藏府之風此論風中五藏六府之俞而亦為藏府之風也夫五藏之氣外合

藏府故亦為藏府之風病五藏之經也以上答帝問藏府之風有二因也愚按此二因與金匱之所謂邪

入于府即不識人邪入于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因證不同全匱之所謂中藏中府者邪直中于藏府而

傷藏府之元神本篇之論曰因隨時而傷藏氣一因經絡受邪而內連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此論

于藏府是以五藏之風狀止見色證而不致如傷藏神之危險者所謂風傷血氣者乃

風邪偏客于形身而為偏風也門戶者血氣之門戶也夫上節謂偏入于形身之半也

通體之皮膚脈絡也如各入其門戶而中其血氣者則為偏枯謂偏入于形身之半也

此言風證之有偏風者自風各入藏府而然也風中五藏六府之俞穴各入其門戶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為內風。此論入房中風而為內風也。夫內為陰，外為陽，精為陰，氣為陽。陽為陰之衛，陰為陽之新。沐中風，則為首風。此論新沐中風而為首風也。以水灌首曰沐，新沐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飧泄在外，在腠理則為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

則為首風。此論新沐中風而為首風也。以水灌首曰沐，新沐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飧泄在外，在腠理則為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

泄風。此論久在肌腠而入于中，則脾胃之氣受傷而為腸風，飧泄在外，在腠理則為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

上論風氣之善行數變，所中不一其處，而見證各有不同。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無

常方，然致有風氣也。故風乃東方之生氣，為四時之首，能生長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春時之非東風，夏時之非南風，或

從虛鄉來，不剛風謀風之類，皆其變化而為他病也。方處也。言風邪之客于風府，則為腦風，風入係頭則

為目風，無有常處而致有風氣也。上三句言風氣之變化，下二句論風客于人而無有常方。王子方問

曰：按此篇政伯所答，詳于帝問後人，乃疑之，或言帝有所缺問者，或有增補其問者，果屬缺文，與曰：聖經

安可改也。蓋言風之變化無常，即此論中不能盡其變證，豈可以膠執之識見而增改聖經乎？

病之長也。此言風之所感有不同，故病之所成者有為腦風、為目風、為漏風、為內風、為首風、為腸風、為泄風也。

穴。故風入腦而為腦風，目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風氣循風府而上，乃腦戶穴也。亦督脈經

畏寒也。飲酒中風，則風不得入，而在腠理，每遇飲酒則汗出，是之謂漏風也。入房汗出而為目風，其眼當

其精外開，腠理因內而風襲之，是之謂內風也。沐首中風，則首為風痛，而遇風則發，是之謂首風也。風

久于入其中，則為腸風，其食有時不化而出也。風初感時，外在腠理，內熱相拒，不得入內，汗則常泄，是

之謂泄風也。故風者本為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于風而變。黃帝曰：五藏風而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

四時之風，始于藏氣，而後病出，于形證。

者謂藏氣受邪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為形身作病也。故時欬短氣也。晝則陽氣盛而能勝邪，故差。暮則氣衰，故病甚也。眉上乃闕庭之

諸病論中
獨此篇不
言治

焦者火之
氣

恐後人認
為一色故

曰蒼曰始
曰餅然曰

微黃

大意與五

藏生成篇
之論色同

能耐同餅

音駢差瘥

同嗑音益

墮隋同始

音台

龐音芒

問肺之候也。男兆璜問曰五藏之色如肺始言餅然白而復曰診在眉上其色白有似于重見矣。曰所謂餅然白者謂肺氣受風而藏氣之見于色也。所謂診在眉上其色白者謂五藏之病色見于面也。靈樞五色篇曰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故先言五色而復言五色之見于面部者謂病之從內而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赤色病甚則外也。聖人設教渾然後雖不言治而治法已在其中矣。

言不可快診在日其色赤。心為火藏風淫則火盛故唇舌焦而津液絕也。風化木木火交熾故善為怒者兼唇舌。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嗔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開竅于目而生而言也。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勝于目是以俱悲故泣出也。蓋言悲而後泣出也。微蒼淡青色也。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風木合邪則火熱盛而嗔乾肝氣病故善怒也。怒勝思故時憎女子。目者肝之官也。故診在日下。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墜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脾主肌肉在日下。怠惰四支不欲動脾氣病也。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高俠咽連舌本。經絡篇云足主脾所生病者食不下。上位中央故所診在鼻。北璜曰五藏四時之風始于藏氣而後病于形身自內而外也。夫邪干藏則死。此病在藏氣而不傷于藏真也。如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乃經絡受邪亦內于藏府然身之中于風也。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溜于府。是以後止言胃風者乃經絡之邪總歸于胃陽明為萬物之所歸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靨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炁。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氣上升故面靨然浮腫風行則水洩也。腎主骨故脊痛不能正立。炁烟煤黑色也。腎主藏精少陰與陽明會于宗筋風傷腎氣故隱曲不利水氣上升故黑在肌上水乘土也。應略曰診在眉間目上者肺肝之本部也。心診在口脾診在鼻者母病而傳見于子位也。腎病而見肌色黑者乘其所不勝也是以本篇五藏之診與靈樞經之五關五色篇之法少有不同。蓋言五藏之色有見于面邪之本位而又有乘傳之變者也。

此舉五藏之風狀而詳告之也。凡內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膜理開故多汗風薄于內故惡風故五藏之感風無不多汗而惡風也。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惟肺藏感風則色餅然而白以肺屬金之色也。在變動為欬主藏氣風內迫之故時作咳嗽其氣短少也。畫則衛氣在表故風病在表者覺瘥夜則衛氣行陰故風病在內者覺甚。眉上乃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靈樞五色篇以為闕中者肺也。色白者肺風之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心受邪正在中故上中下三焦之氣升降頗難而似有阻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噉人其色當赤也。及其病甚則心脈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

靈樞

此舉五藏之風狀而詳告之也。凡內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膜理開故多汗風薄于內故惡風故五藏之感風無不多汗而惡風也。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惟肺藏感風則色餅然而白以肺屬金之色也。在變動為欬主藏氣風內迫之故時作咳嗽其氣短少也。畫則衛氣在表故風病在表者覺瘥夜則衛氣行陰故風病在內者覺甚。眉上乃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靈樞五色篇以為闕中者肺也。色白者肺風之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心受邪正在中故上中下三焦之氣升降頗難而似有阻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噉人其色當赤也。及其病甚則心脈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

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噉人其色當赤也。及其病甚則心脈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

從腎脈而
入府復從
府而病

舌故言亦不快也。口唇之色赤。以赤為心之色也。肝風之狀。多汗惡風。肝病則心藏無養。心氣虛。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蒼也。肝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高。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入頤頰。上出頰。與督脈會于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故嗑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當青也。時憎女子者。以女子之性。易與之忤。而彼正值肝病。其憎益甚也。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脾主肉。故身體怠惰。脾主四支。故四支不欲動。色薄漸黃。以脾主黃色也。不嗜食。以脾氣虛也。鼻居中土主中央。故診在鼻上。其色當黃也。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受風。則面龐然而浮腫。腎脈起于足下。上循膕內。出臑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面色如焔之黑者。腎之色黑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藏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利。于所為也。肌膚之上。大約色黑。皆腎氣受邪。而色斯外見也。

腎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腹脹。食寒則泄。脰形瘦而腹大。

張風府有風池

脈之要會。故頸多汗。胃府受邪。故飲食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也。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腹脹。是以形寒。則腹脹。飲冷則泄者。胃氣虛傷也。胃者肉。其應腹者。胃之邪。故主形瘦而腹大。**張**此以胃風之狀告之也。首節帝問五藏六府之風。故此節以胃風為對。然止言胃風。而未及他府者。入缺盆。下高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其支別者。後頤後下廉。過人迎。循喉嚨。氣街中而合。故頸多汗。食飲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脹。腹脹。食寒則寒。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畜聚。故腹大也。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

張頭乃諸陽之會。因沐中風。則頭

首之皮腠疎。而陽氣弛。故多汗。惡風也。風者。天之陽氣。人之陽氣。以應天之風氣。諸陽之氣。上出于頭。故先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蓋風將發。而氣先病也。至其風發之日。氣隨風散。故其病少愈。男先一日。病甚。人氣之通于天也。故**張**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則食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張**飲酒者。胃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或因胃氣熱。而腠理疎。或絡脈滿。而陰液洩。故脾。脾胃內熱。故食則汗出。甚則上薄于肺。而身汗喘息。惡風。身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常濕也。津液內竭。故口乾。善渴。陽氣外張。故不能煩勞于事。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精陽之氣
則升煩勞
則陽振而
外也

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

論 泄風之病。風久在腠理而傷氣。故多汗。汗泄衣上。漸漬。滲泄。立

濕相搏。則陽氣受傷。故不能煩勞。其事若妄作。勞則身體盡痛。而發寒。安按偏風而下。止論首風。漏風。泄

風之狀。蓋此三者。皆在皮膚。氣分。風氣相搏。而善行。數變。故曰。肺風之狀。腎風之狀。首風之狀。言風氣變

動之病。狀也。如入于經脈。在偏風。則為半身不遂。循經入腦。則

為腦風。循系入頭。則為目風。眼寒。不復再有變證。故不復論也。則

此申言第八節。首風。漏風。泄風。之狀也。新沐中風。固為首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蓋頭為諸陽

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疎。故頭面多汗也。人之陽氣外合于風。故先當風。一日則頭痛甚。不可以出戶

內。然病以先風而甚。則痛亦先風而衰。至其當風之日。則病已少愈矣。○飲酒中風。固為漏風。漏風之

狀。或多汗。惡風。脾胃風熱。雖單衣亦欲却之。腠理開疎。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于肺。故身汗喘。息汗多

故衣常濡。口常乾。又善渴。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也。按病能論篇。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

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白朮。各中分。麩啣五分。合以

三指撮。為後飯。外。在膝理。則為泄風。泄風之狀。多汗。汗出。則泄。在衣上。汗多。故

口中乾。皮上漬。形勞。則汗出。故不能勞事。風在身體。故盡痛。汗多。則亡陽。故寒也。

瘰論篇第四十三

後世醫書。止有痛風一門。並無瘰門。蓋不攷內經。瘰為何病。
致使瘰證。不明于後世。惜哉。此篇當與靈樞周痺篇參看。
黃帝問曰。瘰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瘰也。
其風氣勝者。為行瘰。其痛流行。而無定處。寒氣勝者。為痛瘰。濕氣勝者。為著

瘰也。濕流關節。故為流着之瘰。按靈樞經。有風瘰。傷寒論。有濕瘰。是感一氣。而為瘰也。本篇論風寒濕

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瘰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

瘰發。發則如是。是寒瘰。先發。而他瘰復發也。本篇論風氣勝者。為行瘰。濕氣勝者。為著瘰。是三氣雜合。而

以一氣勝者。為主病也。經論不同。因證各別。臨病之士。各宜體認。有

不同也。瘰者。卑也。有病。則有日降。日深之義。又有不得自如之義。故名

者謂此邪也

舍俱去聲重平聲

生合本節意合之于經而痺分合下節意故曰合而為痺也其風氣勝者則風以陽經而受之故當為行痺之證如蟲行于頭面四體也其寒氣勝者則寒以陰經受之故當為痛痺之證寒氣傷

血而傷處作痛也其濕氣勝者則濕以皮肉筋脈而受之故當為着痺之證當沉着不去而舉之不痛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張節論天之三邪此下論人之五氣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

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張氣合于四時五行故各以其時而

受病同氣相感也

此言五痺之證因五時而成者也帝問風寒濕三氣異勝則三痺生其有五痺者則止有三氣將以何氣之勝而名之為五痺耶伯言五痺之生不外于風寒濕之三氣也特以時有五者而遇此三氣

則異病耳非復有五氣以入五藏也故冬遇此三者則為骨痺蓋腎主冬亦主骨腎氣衰則三氣入骨故名之曰骨痺肝主春亦主筋肝氣衰則三氣入筋故名之曰筋痺心主夏亦主脈心氣衰則三氣入脈故名之曰脈痺脾主至陰至陰者六月也亦主肌肉脾氣衰則三氣入肌故名之曰肌痺肺主秋亦

主皮肺氣衰則三氣入皮故名之曰皮痺然猶在皮脈肌筋骨而未入于藏府但痺有在藏在府者故帝復于下文而再問之

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于其合也張合肺合皮心合脈脾

骨邪之中人始傷皮肉筋骨久而不去則內舍于所合之藏而為藏府之痺矣故骨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筋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肝

脈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心肌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于肺所謂痺者

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張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五藏所合之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也蓋

傷在內之五氣外內形氣相合而邪舍于內矣所謂舍者有如館舍邪客留于其間者也邪薄于五藏之間于藏氣而不傷其真藏故曰舍曰客而止見其煩滿喘逆諸證如其入藏者則死矣男兆璜曰首言以

冬遇此為骨痺者謂痺之病多深入也故先言骨而筋筋而脈脈而皮膚

此復從皮膚而及于筋骨

鼓字為句 反枯解 解同墮 墮同塞 塞去聲

馬此言痺之入五藏者以五痺不去三氣重感而入之于五藏也帝問五痺在體五藏在內至有內舍脾之合在肌肺之合在皮五痺病久而不去則內舍于其合矣故骨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腎筋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脾皮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肝脈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肺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所主之時重感于風寒濕之三氣故使之入于五藏也

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

張

此論五藏之氣受邪而形諸于病也肺主氣而司呼吸其脈起于中焦還循胃口上高屬肺故痺則煩喘而嘔兆璜曰藏氣受

邪則病在五藏五藏受病

復轉及于經脈形層

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噎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張

痺心主脈故

脈不通邪薄心下鼓動而上于心藏則煩故煩則心下鼓也肺者心之蓋而心脈上通于肺故逆氣暴上則喘而噎乾心主噫心氣上逆而出則善噫也夫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心氣厥逆于上則不能下交于腎

謂邪氣上逆也厥氣下謂正氣厥逆也

肝痺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

張

肝藏魂卧則神魂不安故發驚入肝

痺閉則木火鬱熱故在上則多飲在下則便數上引于中而有如懷妊之狀也

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

張

腎氣上逆也厥氣下謂正氣厥逆也

以代頭

張

腎者胃之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脊者盡處為尻腎

脾痺者四支解墮發效嘔汁

上為大塞

張

胃之飲上輸于脾脾氣不能轉輸故嘔吐肺氣不能通調故上為大塞

馬

此承上文而遂言五藏之痺各有其證也夫以五痺重感于三氣固五藏各成其痺矣試以肺痺言

痺言之彼肺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高屬肺入主息故其為痺也煩滿喘息而嘔○又肺言

其支別者從心合脈令受邪則脈不通邪氣內擾故為煩手少陰心脈起于中出屬心系下高絡小腸

故煩則心下鼓戰暴時上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手厥陰心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下高

氣篇云心主噫逆氣上乘于心神氣不足若懼凌弱故為恐也▲宣明五氣篇云精氣并于腎則恐

今心氣不足為水所凌耳▲又肝痺言之肝主驚駭故夜卧多驚肝脈循股陰入髀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高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多飲水數小便引少腹而痛如懷妊之狀也○又以腎痺言之腎者胃之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尻腰尻骨也踵足跟也腎脈起于足小指之下以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臑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

意音醫痛 傷之聲也 其聲亦歎 寤 聲又 作 聲又 之歌又噫 嘻成王又 音衣哀痛 聲又隱已 切義同又 已介切音 吮飽食息 也於界坊 莊子太塊 噫氣 隨神往來 謂之塊 與偕也 從也隨也

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踵本在足而尻則伏地而不伸其尻反以代踵也脊本在中而頭則俯伏而不上其脊反以代頭也○又以脾痺言之土主四季外主四支故四支懈墮又以其脈起于足循膈膈上膝股然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高俠咽故發欬嘔出清汁也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為大塞也

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
張腸痺者兼大小腸而言小腸為心之府而主小便而主大便邪痺于

為肺之府而主大便邪痺于大腸故**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
張胞者

上則為中氣喘爭而下為飧泄也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畜而為熱故若沃以湯且澀于小便也膀胱之室內居少腹邪閉在胞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畜而為熱故若沃以湯且澀于小便也膀胱之脈從巔入腦腦滲則為涕上為清涕者太陽之氣痺閉于下不能循經而上升也愚按六府之痺止

言其三蓋營氣者胃府之精氣也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營衛相將出入于外內三焦之氣遊行于上下甲胆之氣先藏府而升夫痺者閉也正氣運行邪不能留三府之不病痺者意在斯與

此言腸痺胞痺六府痺中之二亦各有其證也夫五藏各有其痺而六府亦有其痺也試以腸痺言
張之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高屬大腸小腸之脈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高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

邪則脈不下高胃氣畜熱小腸燥滯故數飲水而不得下出也其小腸與胃邪氣奔喘故中氣喘爭也

有時小腸邪盛熱從下而降則大腸火迫飧即泄出此乃腸痺之證也○又以胞痺言之膀胱在少腹之內胞在膀胱之內胞受風寒濕氣而為痺則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于小便也膀胱之

脈上額交巔上入絡腦故邪氣上蒸于腦而為清涕也此乃胞痺之證也言胞痺者大約是膀胱病也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
張此言藏為陰陰者恬靜故靜則神氣藏而邪不能侵躁則神氣消亡而痺聚于

藏**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張此言腸胃傷而邪痺于府也夫居處失宜則風寒濕氣中其俞矣然當

分藏府看書有法但不知陰氣為營氣耳

此言藏府所以成痺者以其內傷為本而后外邪得以乘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陰氣精專隨宗氣以

行于經脈之中惟其靜則五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則五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所以有五

痺者必重感于邪而成五藏之痺也至于六府之所以成痺者何哉飲食固所以養人而倍用適所以

害人故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也腸胃既傷則邪得以乘俞入之而為痺矣▲按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衛氣也此節云云論營氣也此乃論營衛至精至妙之義王註不言者未之知耳

以時而合
于內曰舍
循俞而入
曰聚
舍者言不
止在皮肉
筋骨之合
于內也

要略曰經
絡受邪入
藏府為內
所因

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之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

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張此申明陰氣燥七而痺聚于藏也。淫氣者陰氣淫佚不

淫氣而致于憂思則心氣不藏而痺聚在肝矣。淫氣而致于遺溺則腎氣不藏而痺聚在腎矣。淫氣而致

于陰血之竭則肝氣不藏而痺聚在脾矣。淫氣而致于肌肉焦絕則脾氣不藏而痺聚在肺矣。是以在藏

府經俞諸痺留而不已亦進益于內而為藏府之痺矣。夫寒溼者天之陰邪傷人經俞筋骨風者天之陽

邪傷人皮膚氣分是以三邪中于藏府之俞而風氣勝者其性善行可從皮膚腠而散故其人易已也。愚按

下文云六府亦各有俞蓋言五藏六府俱各有俞如風寒濕氣中于五藏之俞而藏氣淫躁則邪循俞內

入而各聚于藏矣。中于六府之俞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邪亦循俞而入各舍其府矣。上節所謂各以其

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而為五藏之痺者合五藏之氣而舍于內也。此節論邪中藏

府之俞循俞而亦進益于內先言陰氣消亡痺聚在藏故後止言六府亦各有俞云。

張此言因諸證而可驗五藏之痺其間有難愈易愈之分焉。夫五藏之痺其證備見于前矣。見第四

節。然又有他証可驗而其痺之在五藏者難于去也。是故邪氣浸淫喘息靡寧正以肺主氣惟

痺聚在肺故喘息若是邪氣浸淫肌氣阻絕正以脾主肌惟痺聚在脾故肌絕若是凡此諸痺不已亦以日深一日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

膚間者易已。張此言五藏之痺循俞而入藏者死也。夫風寒濕氣中其俞其藏氣寔則邪不動藏若神氣

真故痺客于藏則為煩滿喘嘔服不通心下鼓嗑乾善噫諸證其留連筋骨間而不內舍于其合者疼久

其留皮膚間者隨氣而易散若中其俞則內通五藏兼之陰氣不藏則邪直入于藏而為不治之死證矣。

張此言痺有死生久之異皆各有其由也。痺有死者正以邪氣入于內藏故藏氣已絕所以死也。有

散皮膚之間淺而易散所以易已也。

帝曰其客于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此言六府之痺乃循俞而內入者也夫居常失處則邪氣外客飲食不節

則腸胃內傷故食飲居處為六府之病本男兆璜曰痺聚在五藏者因其陰氣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

不藏神氣消亡痺舍于六府者亦其飲食居處此節用三亦字俱宜着眼

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養經俞如居處失常而又食飲應之于內則經脈虛傷邪

循俞而入舍其府矣男兆璜曰邪中五藏之俞而陰氣淫躁應之邪中六府之俞而食飲應之故曰六府亦各有俞而食飲應之再按靈樞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

驚卒恐夫風寒雨濕合而為痺矣居處失常則邪中藏府之俞矣喜怒病藏驚恐傷陰則陰氣消亡矣飲食自倍則腸胃乃傷矣是以以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和于陰陽故能形與神居度百歲乃去

府成痺亦以其飲食失節居處失宜為之病根也上文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正以此耳蓋內無所傷則外邪無自而入各舍于六府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按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曰俞者

應之則邪氣循俞而入各舍于六府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按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曰俞者凡六府之穴皆可以入邪而王註止以足太陽經在背之六俞穴為解則又理之不然者也若止以井

榮俞原經合之俞穴解之猶未盡通况背中之六俞乎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此論治藏

各有法也夫營俞治經故痺在藏者當取之于俞合治內府故痺在府者取之于合也又當循形身經脈之分皮肉筋骨各有所發各隨其有過之處而取之則其病自瘳矣

此言治痺者五藏取其俞六府取其合各分刺之而病愈也帝以可以針治為問伯言五藏有俞穴三里膽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曲池小腸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委陽膀胱之合曰委中循

藏府經脈所行之分各有所發病之經乃隨其病之所在而刺之則或俞或合其病無有不瘳也三經

帝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故循

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靈樞經云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

痺乃留着
之病榮衛
乃水穀之
氣行而不
留故不為
痺

諸陽剛而陰柔

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榮無已是水穀之精氣從肺氣而先和調于藏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而乃能入于脈也入于脈故循脈上下復貫五藏絡六府蓋言五藏六府受穀精之氣營

行于經脈經營之氣復貫絡于藏府互相資生而資養者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

之間熏於膏膜散於胸腹衛者水穀之悍氣其氣慄疾滑利故不能入于脈不入于脈故循于皮膚分

肌理之間在內則行于絡藏絡府之募原募原者脂膜也亦有文理之相通故曰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小腸之脂膜謂之膏是以在中焦則熏蒸于膏膜行于胸膈之上則散于心肺之募理行于腹中散于腸胃肝腎之募原是外內上下皮肉藏府

皆以受氣一日一夜五十而周于身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榮氣行

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旋轉而不休息者也故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邪合而留連于皮膚脈絡之間故不為痺也蓋言痺在皮者肺氣之所主也痺在肌

者脾氣之所主也痺在脈者心氣之所主也榮衛之氣雖在皮膚絡脈之間行而不留故不與邪合

論此言營衛二氣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不為痺也營者陰氣也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小穀之精氣也按靈樞營衛生會等篇有宗氣積于上焦榮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是言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于膻中其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行于經隧之中靈樞營衛生

之清者為營又謂之營氣出于中焦者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精專者行于經隧衛氣篇云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又營衛生會篇云故獨得行于經隧又

曰營在脈中由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太陽膽足厥陰肝行于晝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度共五

十度周于身始于手太陰而復會于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者此也故此篇曰和調于五藏言其行于手足六陰經也灑陳于六府言其行于手足六陽經也乃能入于脈者言其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

也又總之曰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藏氣者陽氣也亦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悍氣也其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

謂之衛氣出于下焦者是也調經論云陽受氣于上焦然陽氣慄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靈樞衛氣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

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本藏篇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克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又營氣生會篇有云衛在脈外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張則氣上行于頭由足太陽行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晝行陽經二十五度日入則行足少陰手少陰手太陰足厥陰足太陰

夜行于陰二十五度亦一晝一夜而共為五十度周于身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故曰其氣慄得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膏膜散于胸腹也夫營衛之所行者如此必逆營衛之氣則病而順營衛之氣則愈則此營衛者乃氣也非筋骨肌皮膚脈與五藏六府之有形者也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者也故榮衛在人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
張不仁不知痛痺也燥者謂岐伯曰痛者

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
張寒氣勝者為痛痺故痛者寒氣多也絡始篇曰病痛者陰也人有陰寒故痛也

寒而吾身之陽盛則寒可化而為熱如兩寒相搏凝聚而為痛痺矣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滯經絡時疎故不通皮膚不營故

為不仁
張則不當作痛病久入深者久而不去將內舍于其合也邪病久則榮衛之道傷而行滯邪入深

寒也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
張則此言寒熱者由人身之陰陽氣化也人之陽氣少而陰氣多其

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痺熱
張則與病相益其陰寒矣邪與正俱為陰所以名之為寒也

非橫曰與病相益者言人之陰氣多而益其病氣之陰寒也病氣勝者言人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

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張相感故汗出而濡也非橫曰陽熱盛者多汗出濡濕之汗

又屬陰寒不通作
張醫者審之

此言痺證有痛有不痛有不仁有寒有熱有燥有濕者皆各有其故也言痺之所以痛者以其寒氣

多也言有寒故痛也故曰其寒氣勝者為痛痺也○痺之所以不痛者以病久則邪氣日深營衛之行

滯經絡之脈有時而疎故亦不為痛也○痺之所以不仁者以其皮膚之中少氣血以為之營運故皮

頑不動而為不仁也○痺之所以體寒者以衛氣少營氣多則與病氣相益故寒冷也○痺之所以體熱者以衛氣多營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為陽陽與營氣相遭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為痺熱

也○痺之所以濕者以衛氣多營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為陽陽與營氣相遭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為痺熱

之言而即濕者以反觀之則衛氣多營氣少遇熱太甚兩陽相感則可以知其為燥矣

帝曰。夫痺之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故其此五者。則不痛也。經云。氣傷痛。此論邪痺。經脈骨肉之有形。而不傷其氣者。則氣皆五藏之氣。而外合于形身。如病形而不傷其氣。則止見骨痺之身重。脈痺之血凝。不流。筋痺之屈而不伸。肉痺之肌肉不仁。皮痺之皮毛寒冷。故其此五者之形。證而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此承上文而言。凡此五痺之類。如逢吾身之陰寒。則如蟲行。皮膚之中。逢吾身形氣之病。各有分別。故帝嘉其善。馬兆璜曰。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如逢寒。則陽亦陰寒。故皮膚則蟲。逢熱。則陰亦陽熱。故筋骨弛縱。

馬此言痺在五者。不為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痺之為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者。為痛。痺其風濕所感者。不為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為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於骨。則重在子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體寒。故其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痺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也。逢天熱。則其體縱。諸證皆當緩也。此其大畧也。

